



1092940

讀書偶筆卷之十六

諸子

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然則

管仲當時有稱之為大器者故夫子探其本原而以為器小與

孫子書凡十三篇史記本傳云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而杜牧注孫子序云孫武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

精切凡十三篇因汪解之據此則孫子本書非止十三篇矣然

闔廬曰盡觀則非筆削而為十三篇也當以史記為正

桓譚新論老子謂之元揚子謂之太元按揚泉有太元經石林謂

太元者老子緒餘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二之為九故九

讀書偶筆卷之十六而九之為八十一章太元以一元為三

八十一首此說深得二書之旨又為二而積之為

五經中無真字唯子書有之如老子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列子精

精誠之至也大宗師神意形各歸其真莊子漁父篇真者

篇而已反其真之類故唐元宗詔以四子之書謂之真經四子

子華子先儒多以為偽書朱子亦云子華子近世偽書然其中亦間有可取者

故水心篤信之但信之篤亦過也

周語云周之衰也杜伯射王於鄗韋昭注云鄗鄗京也杜國伯爵

陶唐氏之後按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周春秋曰宣王殺杜

伯而無辜後二年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

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愚按墨子云周



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田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
伏弓衣而死故周人尊其鬼而右之以宣王爲田於圃田圃田
自在周東都畿內杜伯射王於此則非鄙京矣與國語不合應
以周春秋謂田於圃田者爲是漢書郊祀志云雍嘗廟祠亦有杜
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蓋謂杜伯也卽墨子所謂尊其鬼而右
之也汲冢瑣語云宣王之妾女嬃欲通杜伯杜伯不可女嬃反
誑之王王因杜伯於庶杜伯之友左儒九諫而不聽并殺
之後三年而
杜伯射王

墨子曰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荀子曰不同而告者謂之
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傲非直噴非也君子如嚮矣繫辭云問
其受命此與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
也

以上者則大鳴意合

讀書偶筆卷之十六

二

晏子春秋云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不祥用而不任三

不祥此卽孟子所云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意也王應麟謂言
無實不祥蓋古有此言如此解言字似比集註所引二說較勝

說苑元道篇與
晏子春秋同

曾子十八篇見漢志今僅存其十又皆雜見於大戴禮記疑後人
採戴記爲之非曾子原書也然視諸子爲勝朱子云所記雖或
甚疎亦必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莊子書本向秀注後爲郭象所竊又稍有增易故今人以向郭並
稱其實郭注卽向注也世說云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
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元風唯秋水玉樂
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

薄行有偶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然則郭象所注只秋水至樂及馬蹄數篇耳

人聞世篇擊踞曲拳人臣之禮也江慎齋謂上四字不貫當作擊拳曲踞便順是也

盜跖篇云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

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唐時平定土俗傳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氏恥兄要君積薪自焚號曰妬女祠大恩

中判官李諶撰碑此尤謬漢倫相承其說東方朔七諫丙吉傳長安士伍顧

亭林曰介子推事見於左傳則曰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爲之

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呂氏春秋則曰負釜蓋登終身不見

讀書偶筆卷之十六

三

二書去當時不遠爲得其實史記之言稍異亦不過曰使人召

之則亡聞其入縣上山中于是環縣上之山而封之以爲介推

田號曰介山而已立枯之說始自屈原楚辭九章惜往日曰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公寤而

求燔死之說始自莊子今當以左氏爲據愚謂此自是正論後

人乃以冬至後百五日爲介子推燔死而立寒食節禁不舉火

見魏武帝令而鄴中記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後世禁火周舉傳又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琴操所記則子推之死又是五

月五日今時皆以清明前日爲寒食節蓋沿冬至後百五日之說也不亦謬乎

莊子言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荀子載孫

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

喜三去相而不悔與論語令尹子文事相類闕百詩謂孫叔敖

爲令尹於楚莊王十六年癸亥後七年莊王卽卒叔敖死莊王

時必無三相三去之事此足以證莊荀史記相承之謬又說苑載孫叔敖隱於民間令尹虞邱子見於王曰臣聞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重迎之使爲令尹與孟子孫叔敖舉於海說異江慎齋謂註言隱處海濱諸書未見所出海去楚甚遠疑非其隱處此則似是孟子之誤按史記及列女傳並謂叔敖薦尹筮力劉向新序又謂楚有善相人者招聘致之然皆無起家海濱之說或曰孟子所據之書今不可考云

韓非子云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荀子注引之作伍之以合參今坊本多伍之以誤作此物

朱子周易本義引韓非說亦作參之以比物今坊本多伍之以誤作此物合參楊升庵謂本義承荀子注之誤顧亭林謂伍所以合參安得謂之合虛乃今韓非子本誤愚按韓非此語見揚權篇其畧

讀書偶筆 卷之十六

四

云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此正與主道篇所謂虛靜無事以闡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共一意義大要不過謂虛靜無爲與道大適故云合虛顧氏謂今韓子本誤非也

韓非言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刳李斯亦云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刳其君王應麟曰襄九年宋樂喜爲司城以爲政卽子罕也左氏載其言行檀弓亦稱之賢大夫也宋世家無子罕刳君之事非斯乃與田常並言不亦誣乎愚謂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是以敢爲殘忍而

謬爲此說欲人君之專刑也李斯相秦專尙刑名故因其說豈足以誣古人哉豈足以亂經傳哉

韓子內儲說叔向讒長宏此未考左氏傳耳哀三年周人殺長宏叔向之沒久矣又韓子云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於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此以商鞅之法爲殷法而又託於仲尼王伯厚謂法家侮聖言至此愚謂法家蓋知尊聖人而因假聖言以自重耳然亦妄也

孔叢子世以爲僞書黃東發云其文筆雖卑弱而義理頗醇

董子之學博而能醇蓋其致力者專矣正誼明道之訓非真能三年不窺園者未易道其隻字

窺園者十七年能加仲詩否

漢史所載如趙昱歷年潛思不窺園桓榮十五年不窺園何休不

讀書偶筆 卷之十六

或問春秋繁露如何朱子曰尤延之以此書爲僞某看來不是董

子之書

賈公彥周禮大司樂疏解繁露之義云繁露多露潤爲春秋作義潤益處多也

淮南子云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

殫呂氏春秋必已篇曰宋桓可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于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淮南

引此蓋言禍福之相及也故祖君彥故澤失火而林憂而東魏爲李密檄文曰燕巢薊幕魚遊宋池

杜弼檄梁文曰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則誤

合失火池魚爲一事故清波雜志謂其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

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云古有池仲魚

者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此則又以

池魚爲人姓名其說雖本於應劭風俗通而杜弼之文自是引

淮南而誤不指池仲魚也

淮南詮言訓弄死於桃棗注云棗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弄自是以來鬼畏棗也說山訓弄死桃部不給射注又云桃部地名按部卽棗字而前後所注不同誤也備考云弄將歸自田逢蒙取棗殺之

以房杜爲文中子門人此僞託也王無功績卽通弟遊北山賦云白

牛溪裏岡巒四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階庭禮樂生

徒祀梓注云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恒南陽程元中

山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

稱爲俊穎愚謂房杜魏輩當時已至大官若是通之門人此注

何不之及其僞託可知且中說昔賢謂其多妄鄭毅夫謂李德

林卒於開皇十二年通時年八九歲未有門人而有德林請見

讀書偶筆 卷之十六

六

歸而有憂色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露襟關子明太和中見魏

孝文如存於開皇間亦一百二三十歲矣而有問禮於子明晁

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壽二年出襄州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

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此數者皆不辨而知其妄者也

攷史

史書詳畧唯史記爲得其直漢書本之史記然其畧處多不如史

記詳處蘇子由古史攷史記亦多未常黃氏曰鈔云如榜里子

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爲滑稽矣然則榜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

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蓋有意省

約而其文轉晦也新唐書之於舊唐書亦猶是也劉昫之曰新唐書敘事好

簡畧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顧亭林云當日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捨於而其文則省于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兩

正在此孔子曰辭達而已矣集註謂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
兩句也
爲工此只就其達而不止者言之其實達而不止與未達而止
失正均耳故聘禮記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

史記殷本紀以太戊爲太甲之孫而三代世表又云太戊小甲弟
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矣不知史遷何前後互異若此

秦本紀昭襄王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秦始皇本紀
又云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
之弗得兩紀不同宋子虛曰前者史何以書鼎入秦也秦恥不
得周鼎而詭書史因之不改也事有若實而妄者秦得周鼎也
有若誣而實者鼎入泗水也楊升菴曰舒雅史纂曰威烈時九
鼎震震者淪之兆也鼎神物也既能震則沒入水理也宋太邱

讀書偶筆 卷之十六

社亡亡者自亡也社能自亡則鼎能自沒無疑使鼎誠在秦則
始皇不必入水而求也秦所鑄金人靈爽少矣猶能潛然泣下
於將徙之時况神禹之鼎乎愚按漢書郊祀志云周赧王卒九
鼎入於秦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邱社亡而鼎淪沒于
泗水彭城下本史遷二紀之說而並存之將信將疑此班史之
微義也 史記正義謂九鼎一飛入泗水餘入秦中恐未然

始皇紀自琅邪北至榮成山正義曰榮成山卽成山也顧亭林云

按史書及前代地理書並無榮成山向疑以爲其文在琅邪之

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 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勞

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後見王充論衡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

之誤唐時諸君亦未之詳考也

史遷作高帝紀稱父太公而不詳其名皇甫謚云名執嘉王符云名孺母劉媪而

不著其姓皇甫謚云王氏或又云溫氏后父呂公而不載其名伯經云魏人名文字叔平

亦是一奇然亦闕疑之意但遷去高帝時尙近不解何遂無徵

若此漢文帝實后父安成侯史遷亦失其名漢書亦不載而唐史宰相世系表及晉建德傳並以爲實充此蓋本文實氏

世譜宋圖經又以爲實消皆不足信明太又顧亭林據曲禮已祖馬后父實錄亦不知其名謂之馬公

孤暴貴不爲父作謚及鄭志答趙商問或舉武王爲難鄭康成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

于二王功德繇之王迹與焉不可以謂漢高帝於太上皇尊而一樓論也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

不謚乃爲得禮其追尊先媪爲昭靈夫人當亦號而非謚也愚

按此恐未然當高帝追尊時太公尙在則非已孤暴貴之例矣

且其詔有云此皆太公之教訓也則又未嘗不以爲功德所繇

而王業之基矣疑當時亦必有謚而史或闕之至昭靈夫人之

讀書偶筆卷之十六

爲謚抑何疑焉高帝紀五年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追尊先媪爲昭靈夫人蓋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後于小

黃作陵廟而本紀十年有太上皇后崩乃太上皇崩之誤文重

書而未刪也陸機作漢高帝功臣頌云侯公仗戟皇媪來歸此誤據史書所載侯公諱羽乃與漢約申分天下九

月歸太公呂后並無皇媪機蓋誤以呂后爲皇媪也

高祖紀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猶今

人相與言自稱僕也漢初人對人多稱臣蓋戰國之餘習如韓信過樊將軍噲噲遜拜送迎言稱臣曰大

王乃肯臨臣陳平周勃對王陵亦曰臣不如君此猶施之諸侯

王耳西都賦李膺輪在臣者男子之賤稱古人謙退皆稱之唯

賈誼新書有尊天下避而王子侯表有利侯命坐遺淮南王書嫌疑不敢稱臣之說

稱臣棄市國除功臣侯表安平侯鄂但坐與淮南王女陵通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棄市國除平棘侯薛舉坐受淮南王賂稱臣在赦前免並在武帝元狩元年則又似臣之爲稱非天子莫屬已而嚴

助卽莊傳天子令助諭意淮南王一則曰臣助再則曰臣助未

嘗以爲罪顧氏謂釘等三人所坐者交通之罪是也

孝文帝紀言治霸陵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母煩

民劉向諫昌陵疏亦云孝文薄葬足爲後王之則

而晉書索綝傳云建興中盜發漢霸

杜二陵

文帝霸陵宣帝杜陵漢書王莽傳云赤眉發掘園陵惟霸陵杜陵完蓋二陵至西晉愍帝時始發也又攷張湯

傳則漢武帝時已有盜發孝文園壑錢者

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

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

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誠顧亭林謂自春秋列國以來厚葬之俗雖以孝文之明達儉約且猶不能盡除而史策所

書未必皆爲實錄愚謂孝文行事皆出真意此霸陵之不得以

金銀銅錫爲飾當時必有是令觀其遺詔云霸陵山川因其故

母有所改則知當時治陵本歸省約也其所以得有珍寶者竊

讀書偶筆卷之十六

疑藏郭穿墮時將軍張武等謀之

張武等嘗受賂遺金錢覺上廷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

心則其以珍寶爲重可知且武曾事漢文于代邸親而且久此

時又爲復土將軍故疑喪葬諸務其卒從厚者武等必與謀焉

始如顏子之死門人厚葬之而實非其本意也史策所書蓋就

治陵時言之

三代世表載后稷爲周祖生不窋十五傳至文王而呂梁碑載后

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傳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

歷猶十有七世與史記世表不同今攷國語祭公謀父諫征犬

戎中云昔我先世后稷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

王不窋用失其官則呂梁碑所紀或不誣也但叔均而下亦無

世系可攷耳史記蓋泥於國語十五王之說不知十五王特舉

其賢者言之耳契稷本兄弟契至湯已十四傳更六百年而周

猶止十五傳耶又漢書載顓頊五代生鯀而史記世表謂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文命是爲禹攷禹與舜同祖顓頊而自顓頊窮蟬敬康句望嶠牛瞽瞍至舜凡七世禹少於舜不當爲顓頊之孫漢書說是

東方蒼龍南方朱鳥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各以其方之色爲名蓋各總其方七宿而言也史記天官書及漢書天文志並云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玄武吳氏曰咸池別一星名晉天文志所謂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圍者是已豈所以總西方七宿哉又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例之駁也

宋世家云微子開卒

索隱曰微子啟今名開者避景帝諱

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此以

微仲爲微子之弟非也檀弓載子服伯子曰微子舍其孫膺而

讀書偶筆

卷之十六

十

立衍也此以證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則衍是微子之子可知鄭康成注以爲立弟非也孔安國云微子長子應曰微伯蚤卒有子名膺次子曰微仲名衍卽後國於宋者是也又按漢書古今人表亦以微仲爲微子足證史記之謬

呂氏春秋仲冬紀紂之同母

人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以衍爲啟弟史蓋承其誤

晉世家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歲又云重耳奔狄是時年四十三又云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闢百詩曰遷多妄說不若左傳國語足信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我先君

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僖負羈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按此則文公入國甫三十六歲卽葬亦只四十四耳

杜元凱言戰城

年四十四此足以正世家之失

越世家乃發習流二千索隱云使流放之人習戰此說非是或曰
慣習浮水者是也顧亭林云習流謂士卒中之善泅者別爲一
軍庾信哀江南賦彼鋸牙而鈎爪又巡江而習流

韓世家昭侯八年申不害相韓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十一年昭
侯如秦既有昭侯安得又有悼公韓先稱侯後稱王無所謂公

亦無謚悼者小司馬以爲鄭之嗣君此亦臆說全謝山謂韓自
哀侯已滅鄭昭

侯時無且韓姬一作韓玘卽李斯所云爲韓安相者也亦無弑

君之事世家此語必是誤文

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家語亦云爲司
冠攝行相事

人或誤以孔子爲魯相江慎齋云攝行相事非相國之事也當

時魯之政事自是季桓子主之孔子言之而季孫不遠焉耳公

讀書偶筆 卷之十六

十一

羊春秋傳所謂攝行相事者攝相禮之事若夾谷之會孔子相是也

君召使擯亦是有賓客來重孔子知禮特使爲擯而兼相也愚

按此說極合春秋定公十年左傳云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

杜預註相會儀也然則相祇如願爲小相焉之相非相國之相

世家於定公十年夾谷之會亦書孔子攝相事則知此年攝行

相事亦只是相禮之事耳且曰與聞國政則孔子未嘗專秉魯

政可知安得云爲魯相乎又世家言孔子繇中都宰爲司空爲

大司寇此亦承家
語之誤按禮記正義引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

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有五大夫五大夫者

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按隱公十一年左傳云羽父請殺桓公
將以求太宰正義曰魯以司馬司徒

空爲三卿而無太宰羽父名見于經是已爲卿復求太宰欲令
特置此官以榮已耳以後更無太宰蓋終不立也又攷列國亦

有太宰之官然楚之太宰非卿吳之上大夫小司徒司馬之下

以其事省立一人為小司馬兼宗伯之事按文二年左傳有夏

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蓋亦下大夫之兼職也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徒小司空今夫

子為司空者為小司空也皆三卿孟孫為司空則夫子是司空之取也從小司空為

小司空也江慎齋亦以夫子之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

卿為政又有臧氏為司空顧亭林云按左傳隱二年司空無駭杜氏註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然

則臧紇為司空故知孔子為小司空是也閻百詩亦云魯司空

有以初命之大夫為者孔子是韓詩外傳猶載孔子為魯司空

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命爾為司空無大字有以

再命之卿為之者臧孫紇是襄二十一年季孫謂武仲曰子為

司空是也愚謂定公元年左傳稱孔子之為司空亦無大字世

家云大司空誤耳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索隱云書社書其社之人於籍朱子論語序

說謂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江慎齋羣經補義云按哀十五

年左傳齊與衛地書社五百自濟以南之地註云二十五家為

一社籍書而致之然則書社七百者一萬七千五百家之地非

謂廣袤七百里也古者亦謂二十五家為里故云七百里但屬

辭不善遂啟後人之疑耳懋按江氏此說本之史記索隱闕百

詩解亦同此蓋古有國社有里社此社之名所由昉也大戴禮千乘之

國受命于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而里社之名通行於鄉故社與里皆以二十

五家起算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唁公曰自昔疆以酉請致

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亦云二十五家爲社晏子春秋景公與魯君地山陰數百社又曰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臺邑反市者十一社又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荀子又云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

此與論語所載駢邑三百事相合

戰國策秦王使公子他謂趙王曰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

二社之地呂氏春秋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又曰衛公子

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又曰越王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

社三百以封墨子諸書所稱凡言社者皆不計里數祇計社數

蓋以二十五家爲一社也唯管子云方六里名之曰社若然則

書社地七百里只合一百一十六社有奇而左氏傳所云請致

千社者不幾六千里乎齊安得有是地以予魯昭公也竊疑管

讀書偶筆卷之十六

三

子所云是當時治齊之權法非計社之常數若論常數則一社

當只是二十五家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

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

一辭今世家無子游二字善增益之以從思王書也注家多犯

此病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

各盡哀或復畱唯子貢廬於冢上

索隱云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壘豈合廬于冢上

蓋上者亦邊側之義凡六年此卽孟子所謂築室於場獨居三年也今人

廬墓之事蓋昉於此曲沃衛萬云古人爲廟以依神無廬墓之

事門人旣不得奉其廟祀而但廬於冢上以盡其情此亡於禮

者之禮也漢以來乃有父母終而廬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奉之墓次歟是野祭之也其空置之祠堂歟是視其體魄反過其神也而惑者以此悖先王之禮僞者以此博孝子之名至於今而此風猶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嘗廬墓孔子封防既反而弟子後至古人豈有廬墓之事哉愚按此論却正但謂古人無廬墓事則恐未然太甲之桐宮居憂密邇先王只此二語便見廬墓闕百詩疑桐非湯墓所在誤矣非廬墓乎第不可以一概論耳又世家言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

頽亭林云禮教出於聖人之門豈有就冢而祭

魏文帝黃初三年詔云古不墓

祭皆設於廟晉書禮志云古無墓祭之禮

至鄉飲大射尤不可於冢上行之蓋孔子

教於洙泗之間所葬之冢在講堂之後

世家云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兩後世

讀書偶筆卷之十六

古

因廟藏孔子木冠琴車書

孔子既沒弟子即講堂而祀之且行飲射之禮太

史公不達以爲祭於冢也愚謂就冢而祭古亦有之周禮冢人

凡墓祭爲尸禮記曾子問篇言望墓而爲壇以時祭孟子言東

郭墻間之祭韓詩外傳載曾子言椎牛而祭墓史記周本紀武

王上祭於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然則古人未嘗不墓祭也

顧說恐非又閻百詩云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家誤

寫作冢此家字與贊曰以時習禮其家合此亦未然細玩上文

言廬於冢上又云從冢而家又云奉祠孔子冢故此語加一亦

字自是相承而言觀下直接云孔子冢大一頃可見若贊中云

習禮其家別是史公適魯時事豈容相混

攷史

伯夷傳載夷齊叩馬之諫胡致堂曰叩馬之諫孔氏未嘗及也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卽位已十三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伍子胥傳吳王迺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子胥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人滅吳也乃自刎死吳王聞之大怒迺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而水經注引虞氏曰松江北云吳國五十里江側有丞胥二山山各有

讀書偶筆卷之十七

一

廟魯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疇無餘謳陽等伐吳吳人敗之獲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廟於山上號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壇石長者云胥神所浴也據此則胥山又因越大夫而得名與史記不合愚按二說恐皆得之傳聞俱未足信古胥蘇二字

多通用戰國策以包管爲勃蘇詩鄭風故或稱姑蘇或稱姑胥國語吳王卒其賢良其重祿以上姑蘇史記越伐吳致之姑蘇伍被對淮南王言兒糜鹿游姑蘇之臺是稱姑蘇也吳越春秋吳王夫差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淮南子句踐甲卒三千人以撿大牙於姑胥越絕書吳王起姑胥之臺五年乃成是稱姑胥者山名也自夫差以前已有是稱而胥門之名

卽因之今蘇州城之西南門曰胥門陸廣徵吳地記云本伍子胥宅因名非也趙樞生日按吳越春秋吳王夫差十三年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則子胥未死已名爲胥門領亭林云左傳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戰胥門巢將上軍胥門氏巢名蓋屈此門而以爲氏者如東門遂桐門右師之不自子胥之死而始有

表則是門之石又必在夫差以前矣

晉山也王謂越大夫者尤謬後人并有謂澗水爲

刺客傳以曹洙爲首其事蓋本公羊盟柯一傳公羊作曹子穀梁

作曹劌戰國策作曹洙以事合攷之曹洙即曹劌也王應麟謂

左氏載曹劌問戰諫觀社譌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柯之事

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言愚按此事實屬可疑據史記曹

洙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後曹

洙執匕首劫齊桓公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而春秋盟柯前三

年經大書曰公敗齊師于長勺左氏傳載曹劌論戰云夫戰勇

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然則曹劌實

因齊人三鼓而敗齊師無三敗北之事其十三年盟于柯左傳

祇云始及齊平也亦無莊公升壇曹子手劍之說左氏傳當可

讀書偶筆 卷之十七

二

信公羊及史記二傳殆未足憑也按荀子王制篇亦云桓公劫

事耳未
必實也

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此萬石之稱所由始也而馮

揚爲宏農太守八子皆爲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

人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媼秦襲爲潁川太守羣從同時爲二千

石者五人號萬石秦氏唐張文瓘爲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

石張家南宋廖剛子四人仕皆秉麾節號萬石廖氏蓋古人重

閭閻故一門貴盛史冊亦多爲美談云

李將軍傳廣居右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

一作復射漢書作飲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劉向新

序又云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闕弓射之滅矢飲羽

下視之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韓詩外傳張華博物志所述皆同昌氏春秋又云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先也見精通篇

則又以爲養由基事王充論衡所述亦同而荀子解蔽篇已云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則似戰國以前本實有其事

李廣事適與之同而諸家得之傳詞故所載各異耳水經注泗水之上

石梁焉故曰呂梁昔宋景公以弓工之弓擊弧東射矢集彭城之東飲羽于石梁卽斯梁也此亦是射石飲羽矣宋景公事見

鬪子又後周書李遠傳嘗校獵于莎柵見石于藁薄中以爲伏兔射之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

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羨其美此又合用史記新序事

匈奴傳云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幽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又云秦穆公得繇余西戎八國服於

秦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王氏

讀書偶筆卷之十七

述曰自后稷五傳而得公劉據呂梁碑似仍不止五傳自亶父三傳而武王

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

年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王應麟曰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

年秦始霸西戎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闕百詩曰魏絳和諸戎乃北狄非西戎也

五十餘歲愚按史記所載年紀頗多謬誤卽此已見其考核之不精

不精

司馬相如長門賦序云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

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

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也爲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

陳皇后復得親幸顧亭林云按陳皇后無復幸之事此文蓋後

人擬作相如以元狩五年平安得言孝武皇帝哉愚按此說極

是史遷作相如列傳凡子虛大人諸賦因以風諫者無不備載
豈有長門一賦皇后至奉黃金百斤而相如之文又能悟主上
使皇后復得親幸而史遷有不侈爲美談者哉且據劉子元史
通云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傳然則相
如傳卽相如之文當時果有奉金作賦一事相如竟不自錄之
於傳中乎故長門一賦其爲後人擬作無疑又如漢武柏梁堂
詩本出三秦記云
是元封三年作額亭林謂考之于
史則多不合蓋亦是後人擬作但其辭頗類相如亦必非西
漢以下人所能作耳又太史公司馬相如傳贊有揚雄以爲靡
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巳虧平等
語揚雄在史遷之後遷史安得引此言余有丁云此係漢贊語
後人混入於此

讀書偶筆

卷之十七

四

鄭當時傳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或謂更名爲籍非也名只是
君前臣名之名額亭林謂奏事有涉項王者必斥其名曰項籍
是也又酷吏傳尸亡去歸葬亭林云言其家人竊載尸而逃也
謂尸能自飛去怪矣此皆足正注家之誤

儒林傳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
王者師按吳起談兵法後世兵法所自祖固非儒家者流而莊子
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則滑釐墨者也安得而入於儒
哉史遷並列於田子方段干木之傳謬已

佞幸傳文帝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按南
齊書劉悛傳永明八年悛啟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
蒙城可二頃地有燒壚四所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

深二尺得銅有古掘銅坑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嚴道地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鑄甚可經畧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然則鄧通所鑄銅山至南齊復開採以足國用矣

漢書高帝紀贊引左傳其處者爲劉氏先儒以此語爲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孔氏左傳正義亦嘗深疑之然使果爲劉故輩附益則班固去歆不遠肯著之高祖紀乎班彪王命論亦言高祖之所以興者有五一日帝堯之苗裔

惠帝紀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應劭曰耳孫者元孫之子也

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

讀書偶筆

卷之十七

五

孫元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元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術响鞞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己而數是爲入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愚按古人曾孫亦統稱如成王之於后稷廟贖之於文王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鄭康成詩箋云曾猶重也晉書鍾雅傳元帝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義取於重孫可慰世共名然則耳孫亦得稱曾孫也但李氏以解

漢紀恐未然耳

范甯注穀梁以孔子爲孔父之元孫疏謂元者親之極至亦通稱

高皇后呂氏應劭注禮婦人從夫謚故稱高也愚按蘇老泉謚論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穆后始王伯厚云魯惠公釐子已有謚在春秋之初然則婦人亦不從夫謚也漢高帝紀魯元公主韋昭曰元謚也師古曰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謀齊悼惠王尊魯元公主爲太后當時並已謂之元不得爲謚也愚謂以魯元爲謚韋說固非然生前稱謚者固亦有之左傳石碻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公羊傳公子翬曰吾爲子口隱矣禮記曾子問篇孔子曰哀公辭不得命又曰康子立於門右荀子周公曰成王之爲叔父穆天子傳亦云穆滿請如此類甚多皆生而稱謚倘皆紀事者之失歟抑追爲之辭與

讀書偶筆

卷之十七

六

王應麟謂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爲哉愚謂此說誠是然漢之詔令自親不但於此等處見之卽如西漢之文景詔書深厚孝文尤真摯非自親其文能體貼民隱若此邪大哉王言於此可見

武帝紀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應劭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事錫與但數少耳張晏曰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爲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曰九錫備物伯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然也當受進

賢之一錫尙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是也師古曰總列九錫應說是也進賢一錫瓚說是也愚按九錫與九命各自不同楊士勛穀梁疏已明辨之應氏解本之禮緯合文嘉其說固是若瓚謂進賢受一錫則未必然史記蕭相國世家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乃封鄂君爲安平侯處三進賢而僅受一錫無是理也且下云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盡矣所謂蔽賢蒙顯戮者也夫不貢士之三而爵地俱削盡則三進賢而遞磨九錫豈爲過邪書大傳謂三適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車服弓矢秬鬯虎賁已備九錫之五而瓚云一錫誤已

中丞赤泉杜衍五侯史表皆作莊侯漢表皆作嚴侯蓋避諱也而讀書偶筆卷之十七

七

徐廣注史記曰五侯手殺項王故皆謚壯然則非莊也蓋古字

莊與壯通

說文莊作壯字書通作莊房彥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侯子孫承襲魏隋唐三書皆同而金石錄

載其碑作莊武曰知錄云披漢膠東國有壯武縣文帝封宋昌爲壯武侯正義曰拓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卽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國左傳隱元年紀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等六縣張華亦封壯武侯字並作壯獨此碑與左傳杜氏註作莊愚按此亦莊壯字通之一證班氏讀壯爲莊故俱改曰嚴而今史表亦皆作莊也其實五侯當謚壯不當謚莊

史表齊悼惠王子楊盧恭侯將廬漢表作楊卽恭侯安而別有楊

盧侯將閭二表不同全謝山謂楊卽地志作陽躡在濟南楊盧

倉公傳亦作楊盧在高唐平原之間是其地爲二也將閭後嗣

爲齊王謚孝則安得爲侯之時先謚恭是恭孝之謚爲二也史

表誤而漢表是此論極精

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兩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

康元年正月癸卯封馬端臨文獻通考並錄之蓋承其誤此重出之文也北史北齊皇子儼

封為東平王亦兩見一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儼儼

太上皇帝子舊唐書楊朝晟一人而作兩傳一見七十二卷元

儼為東平王史速不台雪不台一人而作兩傳八卷完者都完者拔都亦一

人而作兩傳十九卷此皆史家重出之文他書如此類者正多

也

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

謁者先或作洗按此則太子洗馬之名所由昉也然洗馬之稱

古已有之日知錄云越語句踐身親為夫差前馬韓非子云為

吳王洗馬洗音銑淮南子云為吳兵當作吳王先馬走荀子天子出

讀書偶筆卷之十七

入

門諸侯持輪挾輿先馬賈誼新書楚懷王無道而欲有霸王之

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

乘勝薛衛中山之君隨而趨然則洗馬者馬前引導之人也亦

稱馬洗者六韜賞及又攷周禮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注

牛豎馬洗廡養之徒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又道右職云王式則

下前馬是此官古有之矣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但此皆為

人君前馬耳若太子之有洗馬則自漢始也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為二人譙周古史考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

巢父則巢許為一人應休璉又謂之山父愚按皇甫謐高士傳

云許繇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

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繇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

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孫洗耳問其故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據此則巢由是二人

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按志上文云孝惠二年使樂

府夏侯寬備其簫管則孝惠時已有樂府矣樂府之名始見於

此漢時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徽張放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霍光傳奏昌

邑王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是也哀帝時罷之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卽名

之曰樂府或曰古而樂府之篇章漸盛矣宋國子丞王普言古

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於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辭于是辭律不相諧協且

與俗樂無異

郊祀歌云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張晏注媪老母稱也坤爲母故稱

讀書偶筆卷之十七

九

媪海內安定富媪之功耳吳斗南謂媪當作媪引賈誼書云德

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媪物時熟愚按吳說似是然

郊祀歌又有云媪神蕃釐則此富媪從張晏作如字解亦合

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圖法顏師古注周官天府玉府內府外

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曰九府王應麟

困學紀聞云爾雅醫無閭之珣玕琪會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

華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崑崙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斥山

之文皮岱岳之五穀魚鹽是謂九府五峯胡氏皇王大紀所述

與爾雅同而繼之曰尙父立圖法輕重以鍊通九府之貨又按

史記列傳吾讀管氏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

索隱謂其書論鑄錢之輕重鹽鐵論文學曰管仲設九府微山

海通典亦云太公立九府之貨然則九府太公立之管仲設之
其名列於爾雅蓋卽管氏書也大紀之說得之顏注恐非

貨殖傳言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食貨志云李悝爲魏文

侯作盡地力之教二說不同王伯厚謂以藝文攷之李克七篇

在儒家魏文侯相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富國強兵盡地力

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誤劉向別錄亦云李悝朱文公愚謂李

悝李克同爲魏文侯相皆有經理國家之責李悝盡地力而李

克聽之則不得專罪悝也卽謂李克盡地力也可

郊祀志九天巫祀九天師古注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

北旻天北方元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

南陽天也其說見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旻天東南陽天南方赤

讀書偶筆卷之十七

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元天東北變天中央鈞

天也愚按太元經九天一爲中天二爲羨天三爲從天四爲更

天五爲晬天六爲廓天七爲滅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又與二

說互異呂覽所載與淮南同祇東北旻天作變天爲小異耳

天文志孝昭始元中流星下燕萬載宮極東去李奇曰極屋梁也

三輔間名爲極或曰極棟也三輔間名棟爲極愚謂應只是棟

許氏說文亦云極棟也

五行志引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鵠冠張晏曰鵠鳥赤足黃文以

其毛飾冠韋昭曰鵠今翠鳥也師古曰鵠大鳥卽戰國策所云

啄蚌者也天之將雨鵠則知之翠鳥自有鵠名而此飾冠非翠

鳥也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鵠冠蓋以鵠鳥知天時故也禮圖

謂之術氏冠愚按師古說非是續漢書輿服志術氏冠前圓吳制差池邈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不施用官有其圖注引淮南子云楚莊王所復警冠者是未云卽鶻冠也逸周書所謂鶻冠當別是一樣冠非若子臧所聚杜預左傳註云鶻鳥名聚鶻羽以爲冠非法之服若如周書所云知天文者服鶻冠則周初已有是制不得爲非法之服鄭伯亦未必聞而惡之君子亦不譏其服之不衷而遽卜其身之災矣此鶻自是翠鳥翠鳥毛有文采以之飾冠足爲觀美故子臧好聚之如翠被豹舄之類故爲非法韋說是也陸德明左傳釋文云鶻尹櫨反翠鳥也亦從韋說戰國策所云易水之鶻與此鶻異蓋與蚌相持之鶻卽陳藏器所謂鶻如鶻色蒼喙長在泥塗邨民云田雞所化者

讀書偶筆卷之十七

十一

是也或又疑一種赤足黃文之鶻是子臧所聚蓋本張晏說然此說先儒罕有取之者終當以翠鳥之說爲正爾雅釋鳥云翠鶻郭璞註似燕紺色生鬱林邢昺疏云李巡曰鶻一名爲翠其羽可以爲飾樊光云青羽出交州說文云翠青羽雀也漢書尉佗獻文帝翠鳥毛則鶻羽可以飾器物故僖二十四年左氏傳鄭子臧好聚鶻冠是也然則鶻冠之鶻其爲翠鳥無疑矣

地理志泚河惟兗州師古曰泚本濟水之字從水弟聲弟音姊又

東郡臨邑有泚廟師古曰泚亦濟水字也其後並同愚按蔡氏

書集傳引林氏說云濟古文作泚說文注云此兗州之濟也其

从水从齊者說文注云出常山房子縣鬻皇山此二字音同義

異當以古文爲正然則濟古只作泚無作洩者

陳說文小爾雅
貌廣韻集韻並

七迹切音讀
水名在北地其以洑爲濟水字蓋因沙洑字相似而誤耳王應麟詩地理攷引地理志云東郡臨邑有沙洑水經河水又東沛

水名在北地其以洑爲濟水字蓋因沙洑字相似而誤耳王應麟詩地理攷引地理志云東郡臨邑有沙洑水經河水又東沛

史記漢書皆言景帝之時趙分爲六徐廣以爲六者趙河間常山

中山廣川清河也顏師古又云趙平王眞定中山廣川河間全

謝山以徐廣說爲是蓋因眞定平干二王乃武帝所封景帝時

尙未有眞定平干故也

鄒陽傳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

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愚按荆軻至秦秦王寵臣中庶子蒙

嘉言於秦王秦王見之獻督亢之地圖圖窮而匕首見故鄒陽

獄中上梁王書云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而七

讀書偶筆卷之十七

七

首竊發今漢書傳脫一嘉字師古遂以蒙爲名而俗本乃又加

一恬字謬已史記列傳本作蒙嘉

董仲舒對策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

獄釋載逢盜碑以爲后橐此說未知何據論語注疏亦不載意

必康之謬也甘羅稱項橐爲孔子師若是達巷黨人嘗論不應

稱孔子矣但董子謂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亦未知何所據說

黨人下有董子字似因

杜周爲執金吾全謝山謂周爲金吾正武帝作沈治桑衛獄顧亭

林謂衛太子獄在周卒後四年桑大夫獄在周卒後十五年百

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

巫蠱事在征和二年是周卒後四年其時桑勝之爲御史大夫

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然則治桑衛之獄者非杜周也

班氏誤託之杜周耳

班史以霍光爲霍叔苗裔或以爲謬然攷廣韻云霍姓武王弟霍叔之後亦從班說今之作霍氏譜者皆以爲周文王之第六子

霍叔之後以國爲氏以理推之似難遽謂其非也攷之姓系以國爲氏者極

冬班氏說必有所據至褚少孫以爲霍太山之靈生光則誕妄已左傳元

霍社在永安縣有霍太山又攷明洪武九年三月癸未以火你赤爲翰林蒙

古編修更其姓名曰霍莊北音讀蓋做漢武賜日禪姓金之意

顧亭林云漢武取表於休屠王祭天金人亦以中國本無金姓

也今中國本有霍姓而賜之霍則與周霍叔之後無別矣按氏

亂後由於後人私自改姓記爲帝王賢哲之後然亦有姓異而

實同者韓文公送何聖序云何於韓同姓爲近容齋三筆引孫

何氏元吳棧送何友道游許舉序云袁柳恽何一族各以儒官

讀書偶筆 卷之十七

善而其初實一姬姓文之昭由魯之長而爲柳武之

平富傳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核孝文景時周勃亞夫父子爲

相事業過韋平遠甚孟堅偶忘之耳浚儀王氏嘗以此駁之

史記看申君傳楚考烈王卒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

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而漢書王商傳乃謂春申君獻

有身妻而產懷王此誤懷王當作幽王

漢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帝初卽位嚴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

臣禮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焉王伯厚困學紀聞引沙隨言延年

女羅紉爲昌邑王賀妻生女持轡各惟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

爲嫌全謝山以此論爲失云是時有二嚴延年其劾霍光者時

爲侍御史後爲太守坐誅漢書有傳字次卿其以女適賀者乃

執金吾也見于漢書百官公卿表字長孫故昌邑王傳特稱其
長孫之字以別之愚謂謝山此說考核最精漢書嚴延年傳云
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爲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
相府歸爲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則宣帝初年延
年爲侍御史也後周勃大司農田延年持兵于屬車事得罪會
赦出復爲御史掾宣帝拜爲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又爲丞相
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及彈駑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爲長
史從軍收西羌還爲涿郡太守三歲遷河南太守宣帝紀神爵
四年河南太守嚴延年有罪棄市以其時攷之則延年之爲平
陵令爲丞相掾爲好時令當在地節元康間而百官公卿表地
節三年有執金吾延年之文至元康二年廣意始執金吾故昌

讀壽傳筆

卷之十七

七

邑王傳載元康二年張敞

時爲山陽太守條奏賀居處云臣敞後乃爲京兆尹

闕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毋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

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前爲故王妻然則漢書兩嚴延年同

仕於宣帝時而官與字各不相同其不得混爲一人明矣又攷

張敞素與河南太守嚴延年善

見延年傳故昌邑王傳敕所條奏并

言其執金吾以別之

史記漢高帝時有兩韓信則別之曰韓王信漢王莽時有兩劉歆則別之曰國師劉

敞亦謝山謂特稱其長孫之字猶止知其一未知其二也

南粵傳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武帝據顏師古高后紀注以爲生

謚蓋本韋昭之說且引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爲證而泰

泉謂佗改南海爲南武引南武侯織以證之則武非生謚矣全

謝山駁之云據史記尉佗未受漢封時自稱南粵武王及僭號

自稱南粵武帝則武自是生謚漢書佗稱南粵武王與史記同
而其後乃稱南武帝此是脫文漏去粵字泰泉謂佗改南海為
南武其說無據蓋南海之有南武猶東海之有東武並非佗改
南海之名而名之也觀東粵王之反亦自稱為武帝則泰泉之
言非也愚按此說是足為顏注之證但以南武帝為脫文漏去
粵字則非高后紀云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亦無粵
字蓋蒙上文言之故從畧耳至武自是生謚徐孚遠亦謂項羽
自稱霸王黥布稱武王亦此意

王莽傳元始三年立樂經尙書大傳引樂曰舟張辟雍云云考工
記磬氏疏引樂云磬前長三律云續漢志鮑鄴引樂經隋志
有樂經四卷今其書無傳亦不知何人所作據王充論衡陽成

讀書偶筆卷之十七

子長作樂經

五

師古漢書注考字最疏如澧水出鄆縣俗本鄆訛作鄧師古卽音
屋不勘正於水經也汶侯呂達俗本汶訛作汶師古卽音閭不
勘正於史表也功臣侯表橐侯俗本橐訛作橐師古卽音槁不
知地志山陽郡有橐縣也汶水見於說文地志汶訛爲汶師古
卽音哉則并無其字矣又王子侯表輒節侯息城陽頃王子師
古曰輒卽輒字也又音孤功臣表孤譚侯杆者師古曰地理志
孤狐河河東郡下作孤譚
北海郡下孤侯國師古曰輒卽執字二音不同建昭三年七月
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音
陳湯傳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胡反音蕭望之傳谷
永傳又作蒲河反音一字而有三音他如此類甚多蓋師古不

甚精於六書也

讀書偶筆 卷之二十七



夫

攷史

後漢書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蓋自是揚州始有六郡也故安帝紀永初元年九月癸酉調揚州五郡和米贍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言五郡者當時未有吳郡也而注乃云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其遠蓋不調也誤已又顧亭林日知錄云錢康功曰今平江府署之南名吳會坊漢書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按今本史記漢書並作上患吳會稽不知順帝時始分二郡漢初安符言吳會稽當是錢所見本未誤後人妄增之愚按此說却非史漢兩書並

讀書偶筆卷之十八

作吳會稽蓋言吳地之會稽爾濞封吳王而會稽屬吳地俗尤輕悍故未封之先上患無壯王以填之乃立濞於沛爲吳王三郡耳觀下文云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又云吳會稽豫章郡則知吳會稽之稱乃繫會稽於吳非謂吳郡與會稽也錢氏引漢書傳目誤非史漢本傳有誤似可無疑

漢書王子侯表安衆侯崇居攝元年舉兵爲王莽所滅侯龍建武

二年以崇從父弟紹封建武十三年侯松嗣今見師古曰作表時見在係也

按後漢書卓茂傳云初茂與同縣孔休陳霸蔡勲安衆劉宣楚

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又云劉

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

避林葭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龔封安衆侯然則龔封者宣也

非寵也後漢傳所述最爲詳明疑漢表寵字卽宣字之誤又李
通傳云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注引謝承
書曰安衆侯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
功隨光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歎以厲宗室安
衆諸劉皆其後是則又以紹封者爲名崇不知劉崇已爲王莽
所滅劉隆傳云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
父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故得免
與漢表合安得至光武時紹封其誤明矣當以前漢表及後漢卓茂
傳爲據

漢書翟義傳言莽日抱孺子謂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
而管蔡挾祿父以叛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
此况臣莽之斗筭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周

讀書偶筆卷之十八

書作大誥迺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遣封

譚爲明告里附城師古曰明告者以其能明告諭於外也附城
如古附庸也又王莽傳當賜爵關內侯蓋更

名曰附城耳然則桓譚當新莽時已見任用上云羣臣皆曰下云

迺遣大夫桓譚等則譚先亦在羣臣中可知而後漢書本傳云
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

求容媮譚獨自守默然無言顧亭林云是曾受莽封爵史爲譚
之爾光武終不用譚當自有說愚按後漢傳稱譚莽時爲掌樂

大夫更始立召拜大中大夫中間獨遺班行諭告遣封附城一

事其爲范史諱之無疑但以光武之不用譚爲別有說則恐未
然攷譚本傳云世祖卽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

空宋宏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書奏不省是

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疇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識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然則光武之不用譚徒以其不信讖緯耳故帝大怒時亦只責譚非聖無法不責其曾受莽爵也又譚所獻新論二十九篇世祖善之其中未聞有美新之語則譚在莽時雖亦見用諒不至如揚雄之爲莽大夫徒以誦言求媚耳班史稱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賊罪鞫人愚謂此自

是安政之失古人儆于有位狗貨列在風愆貪以敗官制刑等諸昏賊左昭十四年傳叔向曰已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故爲墨殺人不足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阜陶之刑也故

讀書偶筆 卷之十

三

宋祖施罪於元吉宋太祖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賊七千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培克之吏特詔棄

市唐宗赦法於李商冊府元龜載後唐明宗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爲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赦旨李商不務義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爲奪有主之墓田遂其本戶國家給州縣家印祇爲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歷不納從人戶邦有常刑罪不可取物據茲行事何以官爲宜奪歷任官杖殺

遣觀唐柳氏之所以垂家法與宋包拯之所以戒子孫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負賊吏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

容其姑息矣范文正公亦云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儒林傳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尙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按此則博士十五人非十四人也顧亭林云蓋衍一毛字其下文載建初中詔有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

秋雖不立學官之語本紀建初八年詔與此同又下卷云趙人毛萇傳詩是

為毛詩未得立賈逵傳建初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

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即京氏尚書三歐

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

顏氏徐防傳注引漢官儀曰易有施孟梁丘賀宗房書有歐陽

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

樂禮有戴德戴則此毛字明為衍文是也引此亦無毛字又

按博士之官兩漢魏晉多寡不同漢武帝五經各立一人宣帝

立十六人易四詩書禮春秋各三也光武立十四人禮去慶氏春秋去穀梁魏立十五

人又贈晉立十九人又取賈馬鄭杜服孔王何章東晉八人周

儀禮二人三傳三人禮記論孝鄭氏左傳杜氏服

氏各一人自是以後分置國子太學而歷代遞有增減矣

讀書偶筆卷之十八

史書刻本多有譌誤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如顧氏日知錄所云魏

書崔孝芬傳李彪謂崔挺曰此見賢子謁帝旨論殊優今當為

羣拜紀此三國志陳羣傳中事陳羣字長文紀之子時魯國孔

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

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為紀拜古人用此事者非一北史陸印傳

邢邵向與印父子彭交及見印機悟博學乃謂子彭曰以卿老

蚌遂出明珠意非為隱僻今所刻北史改云今當為絕羣耳不

知紀羣之為名而改紀為絕又倒其文此殊可笑又如晉書華

譚傳末云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

字絕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題而再以淮字起行齊王問

傳末云鄭方者字子固此姓鄭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陽處士鄭

方露版極諫而別敘其人與書及問答書於後耳今乃跳行添

列一鄭方者三字名題唐書李敬元傳末附敬元弟元素今以

敬元屬上文而弟元素跳行諸如此類甚多蓋所見既非善本
而校讐者又不精故遂相沿其誤耳

晉書懷帝紀永嘉六年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于斗牛而元帝紀
又云永嘉中歲填熒惑太白聚牛斗之間一云三星一云四星
兩紀不同攷天文志永嘉六年歲星熒惑太白聚于牛女並無
填星而庾子山哀江南賦亦云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
則懷紀爲得其實也

晉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云纔四十五年宋理
宗壬辰始冊賈妃紹定五年十二月朔進才人而宋之禍亦以
賈氏爲貴妃卽似道之姊也
丙子有不謀而合者姦臣孽女之敗國家厚齋所以歎其可畏
也

讀書偶筆卷之十一

天文錄云虞翻作穹天論晉天文志云虞聳作穹天論按三國志
虞翻傳聳翻之第六子昺第八子也虞喜安天論云族祖河間
立穹天聳爲河間相然則非聳也晉志得之

韓詩外傳及說苑皆載孔子觀於周廟有欂器焉而家語荀子並
云曾桓公之廟攷晉杜預傳周廟欂器至漢東京猶存御座則
周廟爲是南史祖冲之傳亦云造欂器獻竟陵王子良與周廟
不異

陵機初入朝盧志問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

旣起陸雲曰殊邦遐遠客主未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祖父名

播四海豈不知耶晉史以爲議者以此定二陸優劣宋葉少蘊

避暑錄話云度晉史意不書於雲傳而書於機傳蓋謂機優也

以吾觀之機不遠雲遠矣人斥其祖父名固非是吾能少忍未
必爲不孝而亦從而斥之是一言之問志在報復而自忘其過
尙能置大恩怨乎愚謂此論極正觀具教二山之問而魯人以
其鄉對可想見答問之妙

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爲喪法自桐棺三寸制喪三日按此乃
墨氏之教其本書節葬篇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
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遺漏氣無發洩於上蓋
卽以期其所則止矣又莊子載墨子生不 死無服桐棺三寸
而無槨此卽孟子所謂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而僞託於禹安
已

宋樂志世云樵尾伯喈琴以傅氏言之非伯喈也按傅元琴賦序
讀書偶筆 卷之十八 六

齊桓曰號鐘楚莊曰繞梁相如曰樵尾伯喈曰綠綺則樵尾實
相如琴而後漢蔡邕傳注引琴賦序改爲蔡邕樵尾以從傳文
邈張孟陽擬四愁詩李善注亦引傅序云蔡邕有樵尾至今猶
相承其誤比不可以不辨

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往者熒惑

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徵也 王伯厚謂月犯心大星漢
昭然然而魏吳無他當以

蜀爲正統今按宋書天文志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

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

太微

隋志始有汲冢周書之名其實周書不得繫之汲冢王應麟曰漢

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詒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

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太史公引克般度邑鄭康成注周禮云周書王會備焉注儀禮云周書北唐以閻許叔重說文引逸周書大翰若暈雉又引獠有爪而不敢以振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千里百縣轡之柔矣皆以周書爲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晉東晉傳太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杜預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閻百明年太康改元三月吳平預始聞知又二年始見其書其目不言周書左傳正義引王隱

晉書云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其誤明矣竹書出魏襄王家或言安釐王家得

竹書數

讀書例筆卷之十入

七

南史孔秀之遺令云世俗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繇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今時此俗猶存主喪者當書此於喪次以爲戒也

青苗錢始自唐時然與宋代所行不同攷唐代宗廣德二年七月庚子稅天下地畝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每田一畝稅錢十五謂之青苗錢者以國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徵之故號青苗錢至其任者爲青苗使宣公言其不便憲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使以供軍錢方員借便以新陳未按營辦尤艱凡有給用委觀察不得量抽百姓罷之此後代豫借之法所由始也後唐莊宗三月戊辰以軍食不足勅河南尹豫借夏秋稅若王安石所行青苗錢則當青黃未地之時貨錢於貧民而取其息本謂之常平錢民間名爲青苗錢

耳按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補費宋之青苗錢蓋同此法也

唐天文志咸通十年熒惑鎮太白辰星聚於畢昴在趙魏之分詔
鎮州王景崇被袞冕軍府稱臣以厭之此直以天子之位等爲
兒戲耳其與明武宗之自封爲鎮國公威武大將軍何以異哉
唐書選舉志言嘗爲州縣小吏雖藝文可采勿舉明洪武四年七
月丁卯詔凡民間俊秀子弟皆得與選惟吏胥心術已壞不許
應試又二十三年八月壬申詔凡選舉毋錄吏卒之徒今時隸
卒不許應試蓋原於此

舊唐書言馬燧貲貨甲天下旣卒子暢承舊業屢爲豪幸邀取貞

元末中尉曹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此卽所謂奉誠園也而

通鑑以奉誠通鑑一
本作成園爲馬璘之第攷馬璘傳璘之第經始中

堂費錢二十萬買德宗踐作條舉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

讀書偶筆卷之十八

八

璘中堂及內官劉忠翼之第璘之家園進屬官司自後公卿賜

宴多於璘之山池冊府元龜載貞元十八年二月朔賜羣臣會

宴于延康里故馬璘池亭自後每逢令節皆然然則璘之家園

在延康里或言山池或言池亭不名奉誠園也蓋通鑑因二馬

事相似而誤其實奉誠園亭館乃暢舊第暢初爲宦官竇文場

所譏暢懼進安邑里宅改爲奉誠園順宗時復以賜暢中貴人

逼取仍指使施于佛寺暢不敢去是則暢舊第初獻爲奉誠園

後又施于佛寺矣程大昌雍錄言奉誠園在安邑坊本馬燧宅

燧子獻之是也白樂天秦中吟傷宅詩云不見馬家宅今作奉

誠園蓋指馬燧宅

舊唐書備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

郎顏師古攷定五經頌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

經正義令天下傳習高宗紀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顏孔穎達

五經正義於天下新唐書孔穎達傳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

不能無謬元博士馬廡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

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攷正之于是尚

書左僕射十志卒右僕射張行成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時但

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善始布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時但

有易書詩禮記左氏春秋五經易魏王弼注繫辭晉韓康伯注

元箋禮記鄭元注左傳晉杜預永徽中賈公彥始撰周禮儀禮

義疏二禮並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

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公羊漢何休學穀梁晉

御注論語魏何晏集解爾雅晉郭璞注望令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等重加譬

校以備刊刻從之今所行者公羊唐徐彥疏不著人名或

唐楊士勣疏孝經論語爾雅並宋邢昺疏孟子孫奭疏漢趙岐

自宋程朱諸大儒出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

語謂之四書後世因之又按趙岐序孟子言孝文皇帝欲廣遊

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

經朱子謂此事在漢書並無可考關百詩曰漢書固有是說劉

歆校書太常博士云孝文世尚書初出于屋壁詩始萌牙天下

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獲廣仲舒對策專崇此十三經之

說即孟子等書也後罷之則以董仲舒對策專崇此十三經之

疏並成於唐宋諸儒而行之各有先後者也

唐新書百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三百七十員而曹確傳又

云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員與志說異又禮樂志貞觀

二十一年詔左印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

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

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入配享而儒學傳復出此文又
闕賈逵一人作二十一入蓋志傳本出兩人之手故所說不同
然志當無誤或傳者之失耳日知錄言新唐書志歐陽永叔所
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而列傳出
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
二手高下迥為不侔矣

水經隋志云郭璞注而不著與人舊唐志云郭璞撰新唐志始以
爲桑欽而又云一作郭璞撰蓋疑之也王厚齋謂所載及魏晉
疑出於璞闢百詩又云按漢地理志班固自注引桑欽言者七
當作六敦煌郡效
叢下乃小類注也是欽通地理學有撰著改後人以水經歸之
與至作郭璞撰可一言以折之曰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此
豈經出璞手哉愚按闕說近是水經應出欽手其及魏晉者晁
氏讀書志云意者欽爲此書而後人附益歐陽元功水經補正
讀書偶筆卷之十八

序云近代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淆此兩說得之矣

新唐書張孝忠傳孝忠魁偉長六尺四寸李晟傳亦云長六尺四

寸馬甦楊收傳並云長六尺二寸高力士傳長六尺五寸顧亭林謂古人以六尺爲短今

以六尺爲長於他書未見愚按古時尺短故晏子身長不滿六

尺時以爲短而樵僂氏三尺遂爲短之至論語六尺之孤孟子

五尺之童皆是言其幼小若曹交身長至九尺四寸以長以今

尺較之世絕無其人蓋當時尺短九尺四寸大約亦祇如今之

六尺有奇耳家語載孔子言舒肘知尋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

蓋尋與仞皆八尺也孔氏書傳王肅聖證論趙岐孟子注及孔
氏義疏等書並云八尺曰仞唯鄭元及王

逸楚辭注包咸論語注並云七尺小爾雅而令人舒肘伸臂不
云四尺漢書應劭注云五尺六寸皆非是

過五尺有奇則今時之尺不止大於古四之一也漢時尺亦短

每一尺祇當今之六寸有奇唐宋以來制度既定其尺寸大畧與今相等故人長六尺遂以爲魁偉云

通鑑書燕叛齊大事記非之書蜀漢寇魏綱目非之書晉寇梁讀史管見非之一字失當便於大義有垂作史豈易言乎左傳稱王蕝于虢王叛王孫蘇顧亭林云以天王之尊而曰蕝曰叛若敵者之辭其不知春秋之義甚矣

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尙未亡通鑑卽以爲魏黃初元年朱子謂其奪漢太速與魏太遽非春秋存陳之意然按春秋魯定公六月卽位而於春夏書元年正義曰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卽以元年冠之因於古也據此則通鑑紀年似無可議顧亭林云此有不可通者春秋於昭公三十三年之春卽書

讀書偶筆

卷之十八

二

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於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漢獻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禪於魏而正月之初漢帝尙存卽加以魏文黃初之號則非春秋之義矣豈有舊君尙在當時之人皆稟其正朔而後之爲史者顧乃追奪之乎何義門亦云春秋昭公既薨不書元年則遂無君矣故定雖未卽位而先以元年繫之又春秋之變例也漢魏之事惟光武建武之元以六月卽位可從此例以更始失政天下亟望有君故耳若延康黃初之予奪春秋之罪人也此二說可謂善體朱子心者

史記孔子世家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賣鳴犢之死臨河而歎

索隱云鳴犢寶犢字是也而通鑑外紀於周敬王二十八年書

趙簡子殺寶鳴犢三十年又書寶犢對簡子云云

語見

以鳴犢

與儼爲兩人誤已

五代史馬編傳五服制度附於令自後唐始攷舊唐書禮儀志高宗顯慶二年長孫無忌奏今律疏有舅報甥服則五服制度附於令不自後唐始矣

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閏月己丑詔京城諸博者開封府捕之犯

者斬蒲博猶也博六博也後漢書梁冀傳能挽蒲單鞮修五六博戲鞠意錢之戲遼史穆宗應曆十九年正月甲午與羣

臣爲業格戲日知錄言萬曆之末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啟中始行馬弔之戲而今之朝士幾于無人不爲

此有知章昭論所云窮口盡明樂以賭博人歷代以來賭博之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者吁可慨也

禁刑罰之重無過於此漢書安帝張拾印侯黃遂樊侯蔡

傳爲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劉康祖傳爲員外郎十年再坐擄博戲免南史王質傳爲

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金史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賊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元史世祖

讀書偶筆卷之十八

紀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明律犯賭博而山者文官革職爲民武官革職隨舍餘食糧差操皆無斬罪

堂考索載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元之本

各疏嘗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第詔有司召元之詰問

引伏奪其物贖銅四十斤遣之攷眞宗大中祥符五年去太宗

淳化二年中間纔隔十餘年而賭博者僅抵杖刑與斬罪相去

懸遠蓋必淳化間有是詔而後之奉行者各以意輕重於其間

否則京城犯者有斬罪而外此或可從寬減也

理宗紀工部侍郎朱在文公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先卿中

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同時蓋當時人君尊信

朱子如此乃近世之學者每好妄詆之何與

宋寧宗慶元四年九月太史言月食於晝草澤上書言食於夜及

驗視如草澤言乃更造統天歷人秘書正字馮屨參定然則民間天文之學蓋有精於太史者

八音之中唯笙用匏而舊唐書音樂志云今之笙竽並以木代匏

而漆之然則自唐世無匏音矣葉少蘊避暑錄話云大樂舊匏土二音笙以木刻其本而

不用匏填亦以木爲之是八音而爲木者三也元豐末范蜀公獻樂書以爲言而未及行至崇寧更定大樂始具之元史

所載匏又以斑竹爲之是笙本取匏竹二音而此乃去匏而專

用竹也故熊朋來五經說云八音之有笙宜以竹稱而乃以匏

稱是所重在匏也古者造笙必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竹漢太學

槐市各持方物列磬懸匏八音之匏於卦爲艮於風爲融於氣

爲立春匏音啾以立清闕之則清廉者鮮矣匏音正則人思敬

不正則忠敬者鮮矣斯言可謂達於樂

讀書偶筆卷之十八

三

明太祖實錄洪武十五年五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

產鐵請置爐冶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

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

利則財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治數多軍需不之而民生業已

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矣杖之流海外又是年七月堂邑民有

掘得黃金者有司以進於朝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無謂也

命歸之民宋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十萬緡

事類類此卽古哲王藏富於民之道也故有明之初民生遂而國用

饒所謂財散則民聚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於此可見天啟初

遼事告急有議及捐助者朝論以爲教猷升木六年十二月兵

部主事詹以晉疏請靈鷲廢寺所存田畝變價助工奉旨詹以

晉垂延賤價規奪寺業可削籍爲民以爲言利錙銖之戒夫以當時權奄用事侵削下民而朝論王章猶然若此蓋先帝之遺澤長矣流乎末季崇聚斂而務財用國日空虛至耽視於世家巨室而戚畹之家常惴惴不自保署其門曰此房實賣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國隨以亡崇禎末年國賊犯京師史可法爲南京兵部尙書軍餉告絀乃傳檄募富人出財助國桐城諸生姚士晉爲文其各曰親郊乃雍容之事唐宗尙有崇翰出塞本欲幸之國漢武何達卜式檄到人終莫有應者嗚呼觀明代興廢之故亦可以識理財之道矣

漢初功臣以蕭何爲首明初功臣以徐達爲首何未嘗一戰也而達之勲業爛然要當知兩人本領相同處漢明二祖並具卓識漢和熹鄧后詔中官近臣於東觀愛讀經傳以教授宮人秦符堅還奄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受經隋蔡允恭爲起居舍人

讀書偶筆卷之十

十

十

帝遣教官人宋賈昌期爲侍講以編修資善堂書籍爲名而實教授內侍明太祖懲前代宦寺之弊命內官不許識字永樂以

後此令不循宣德中乃有內書堂之設實錄宣德元年七月以劉珪爲行在翰林院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四年十月命行在禮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嗟乎孔子有言唯

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皇父孔聖哲婦傾城西周之亡實由於此夫聖哲之名豈不爲美而宦官官妾則非所宜觀明之所以

興王元美筆記言高帝時中人不得預外事見公侯大臣叩首唯謹宋濂大明日曆序言后妃居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唯給事掃除之後其家法之嚴如此與明之所以亂而知太祖之識見過人遠矣噫秦燒先王之書以愚黔首而天下亡明

廢太祖之訓而教官人而天下亦亡則辨之宜早辨也

雜錄

世傳四月八日為浴佛節以是日為佛生之日也蓋本瑞應經之

說經云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白菴墜地即行七步王簡

棲頭陀寺碑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鑿按釋迦之生或謂當

莊公七年何義門注云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王伯厚困

學紀聞云按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正義曰

於是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以長歷校之知辛卯是四

月五日也以其是夜之夜明星不見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也

蓋儒之佞佛者傳會為此說愚謂即以春秋所書為四月八

讀書偶筆 卷十九

日亦只是記異耳何從有佛生之說

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

不可建除家建除之名自斗柄起始見於太公六韜云開牙門

氣見於地戶淮南子天文訓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午

為定未為執申為破酉為危戌為成亥為收子為閉丑為閉漢

書王莽傳十一月壬子直建曰不吉叢辰家叢辰猶今之以五

戊辰直定蓋是戰國後語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

制子勝母曰困抱子引靈寶經謂于支上生下曰實下生上

曰義上克下曰制下克上曰伐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

小吉太乙家按太乙數有君基太曰大吉辯訟不決即此可見

世之拘於避忌者愚也
中國不見北海而孟子對齊宣王云挾泰山以超北海又云伯夷
居北海之濱顧亭林云唐時以濰州為北左傳楚子使與師言

曰君處北海似皆指齊地江傾齋云此皆謂今天津永平之間東海之水決入汪洋似海地勢近北非真北後人遂以直沽外之渤海當之其實渤海猶是九河下

之逆流非真北海也但北海去中國遠故借渤海爲北海耳經所稱四海及參差所謂放按史記大宛在漢正西去漢可萬諸北海而並皆足物言之

里康居在太宛西北可二千里奄蔡又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奄蔡國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董子云窮遠之北有冥海唐史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管

列幹國在
海北岸

半兩錢起於秦時漢世間仍其制然有輕重大小之異漢書高后

紀二年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

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蒺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

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又孝文紀五年夏四月除盜鑄錢

讀書偶筆 卷之十九

令更造四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更作四銖錢又亦

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愚按古者以二十四銖

爲兩八銖未得云半兩也况四銖乎蓋名不副其實矣且今半

兩錢無論八銖即四銖者亦絕少大抵古之權量比於後世約

二三兩當一日知錄云古以二十四銖爲兩五銖錢十枚計重

二兩二銖今稱得十枚當今之一兩弱又漢書王莽傳言天鳳

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

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

二十五銖頃富平民措地得貨布一畧所謂長二寸五分者今

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

五分而二十五銖者今稱得百分兩之四十二四錢二分余書
載得數攷其分

寸銖甫正與此合今尚存其一足則今代之大於古者量為最而權即次之

公集古錄有谷口銅甬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銘曰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則三兩有餘斤則度又次之也又攷唐書武德四年鑄開元寶徑八

分重二銖四綮或作參沈存中曰今蜀郡亦以十參為一銖參乃古之綮字積十錢重一兩

今算法以錢計兩蓋起於此得輕重大小之中所謂二銖四綮者今一錢之

重也大略與漢之五銖輕重相等漢五銖十枚今亦止得一兩弱故今人言錢

制之得中者曰漢之五銖唐之開元寶也今時五銖錢甚多不皆漢物蓋南北

朝皆鑄五銖錢陳書世祖紀永嘉三年閏二月甲子改鑄五銖錢隋書高祖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

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五兩是則每枚當重六分六釐今時五銖多符此數

金世宗大定十九年以宋大觀錢一當五用今時民間競尚大觀

錢自金世宗始也

讀書偶筆卷之十九

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冉

耕亦字伯牛賈誼書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然則牛

耕之制由來久矣鄭康成周禮合耦注人耦牛耦並言之疏謂

周時未有牛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非也過特教人耦犂費

省而功倍耳江慎齋引國語賈擘對趙簡子言宗廟之犧為猷

畝之勤以為古有牛耕之證最確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曰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遂胡服招騎射

而後世之言騎馬者遂以為始於趙武靈王然攷詩大雅云來

朝走馬顧野王作來朝趣馬非孟子引詩亦作走馬程大昌雍錄曰古者乘車今日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為騎蓋遊

之稱古公之禮鄰於戎翟其習尚有相騎者曲禮云前有車騎左傳正義以禮記為漢世書謂經典無騎字此恐未然汪雙池云古不騎馬然房心之南有車騎官等星此豈甘氏石氏所

造之名抑或車馬與左傳昭二十三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
只猶言車馬與劉焯謂此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斬公羊傳齊侯唁公以鞍爲几而六韜亦言
騎戰則單騎之由來甚矣

覆射之法宋世盛行之其法蓋昉於周禮卜師之弓兆鄭氏鏐云
弓兆有射意

漢郊祀志用三百宰於鄜畤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
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
爲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
必伏庚金也又史記秦本紀德公二年初伏正義曰六月三伏
之節起秦德公爲之伏者隱伏避暑也按此卽今曆書所謂
初伏中伏末伏其義蓋取諸此

讀書偶筆卷之十九

漢初歷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與夏小正正月啟蟄月

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合太初以後更改氣名始以雨

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迄今不改月令正義謂劉歆作三
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

非也淮南子書已
先雨水而後驚蟄又劉歆三統歷穀雨三月節清明中後又改

清明在穀雨之前後代歷法仍之按逸周書周月解春三
中氣雨水春分穀雨此其爲漢以

後之書
無疑

吾郡女人尤稱能儉居鄉者數月不占魚肉日挫鍼治繒紵綵

黻績三縣之俗織木棉同巷夜從相紡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

日見薇州
府志顧蠶織之利至今未興昔崔實爲五原太守土俗不

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往時大同人多是
如此婦人出草則

穿紙褌此真所
謂操藏者矣實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

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見後漢書本傳政論然則蠶織之興亦良有司之責也况吾郡之素稱勤儉其施功尤易耶

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汀故

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每歲秋冬田事纔畢恒數千百

爲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

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鬪格或至殺傷則起爲盜依阻

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又言虔州官鹽自淮南運致鹵

濕襪惡輕不及斤而價至四十七錢嶺南鹽販入虔以斤半當

一斤絕白不襪賣錢二十以故虔人盡食嶺南鹽宋虔州即今江西贛州府

宋時食淮鹽自是以後出私販之愚按歷代鹽政以地爲限多

不能適均故所行有遠近之不同而貨有美惡之互異價又有

讀書偶筆

卷之十九

五

貴賤之懸殊所以民多私販甚至盜賊作而獄訟興如宋時之

虔州者比比然也吾邑地連三省界於浙江江西之間而所食

皆浙鹽浙鹽之行至吾邑而止不得及江西也而吾邑縣治以

西順流而下不數十里卽爲江西饒州府屬其民亦多食浙鹽

大抵私販於我婺或爲吏卒所覺察卽聚衆鬪毆至不可究計

蓋居民各因其地利之便非國法所能禁也所望乎爲民上者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母使便於商而不便於民則上下皆得其

利已昔松江李雯嘗論之矣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

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

私鹽則天下皆官鹽也誠哉是言

唐德宗建中元年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及出奉

夫乃悼悔罷之後鹽鐵使張滂奏水災減稅國用須儲請稅茶
苑所放兩稅已後稅錢貯代諸州水旱不辦賦稅茶之有稅曰
此始當時稅無虛歲丞遭水旱虛亦未嘗以稅茶錢拯贍胡致
堂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王鉄傷與袴韋堅以及劉晏
猶皆置而不征張滂稅茶則悉矣凡言利者未嘗不假我務爲
托美名以奉人主私從滂以茶稅錢代水旱田租是也
產茶之地而今之納稅上司定額每箱不過銀三釐而縣官私
稅漸及一錢以上夫上司亦僅取民之錙銖以足國用而爲邑
宰者乃從而浚剝於其間且數十倍其額則民之奉上者少而
奉吏者多也良有司當惻然念之

漢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歷代以來大畧相

仿唐文宗大和三年六月依中書門下奏以鉛錫錢文易者過

十貫以上所在集衆夾殺宋太祖開寶四年十月乙巳詔僞

者棄市明律凡僞造金銀者杖一百徒三年爲從及知情買使

讀書偶筆卷之十九

六

者名減一等其律已輕故濟南人家專造此種僞物至累百累
千用之甚或以欺官長正統十一年三月癸未從順天府大興
縣知縣馬聰言造僞銀者發邊衛充軍而景泰元年十一月賞
北蕃有假金三兩致也先遣使來言是則法之不行遂有以此
欺朝廷者矣今時律法復嚴奸宄之徒無敢僞造金銀至數兩
以上者止有鑽竈揷香等名而已

崔浩漢律序稱漢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據周禮疏尙書正義則
隋開皇之初始除宮刑王應麟云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
除宮刑非隋也閻百詩云宮刑西魏雖除而疆宇分裂北齊天
統五年猶有應宮刑者之詔似隋開皇元年方永行停止愚按
漢書景帝元年詔曰孝文除誹謗去肉刑又曰除宮刑出美人

重絕人之世也又鼂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據此則文帝時亦嘗除宮刑或後仍復之至隋乃永行停止耳又按古人重絕人世故除宮刑而自宋以來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人理以希爵命仁宗時太常博士吳及疏論權罷內臣進養子治及有明此風尤甚近畿之民多自宮以求進如永樂二十五年俞軍徐翼有子自宮成化元年七月直隸魏縣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宮十一年二月順天府永清縣民徐義自宮其幼子雖遞申明法本身處死全家充軍而猶不畏嚴刑希圖進用者抑獨何與

先儒多以益為皋陶之子蓋本列女傳皋陶子生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皋陶之子伯益也鄭康成毛詩譜云堯時有伯翳者伯

益實皋陶之子中候苗興云皋陶之苗為秦是皆以益為皋陶

讀書偶筆卷之十九

七

子也後來如孔穎達正義陸德明釋文邢昺論語疏張守節秦本注並承其說按史記秦本紀云

秦之先帝顛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元鳥隕卵女脩吞之

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與禹平

水土又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史記注大費即秦趙之祖嬴姓

之先一名伯翳尚書謂之伯益尋檢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無異而陳祀世家敘伯翳伯益為二未知太史公疑

而未決耶抑辭賜姓嬴氏然則伯益一名大費乃大業之子非亦諱諫爾

皋陶子也經傳無以皋陶名大業者史記正義引列女傳注謂太業即皋陶諱秦為

嬴姓始自伯翳諸書所載甚明春秋文五年左傳臧文仲聞六

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忍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據此

則春秋時皋陶之後已絕世矣故金仁山云當楚滅六與蓼時

伯翳之後嬴姓若秦若徐若趙見存何得臧文仲曰皋陶不祀

伯翳之後嬴姓若秦若徐若趙見存何得臧文仲曰皋陶不祀

乎明非屬父子是也而閻百詩乃曲爲之說諺已百詩四書釋地又引虞謂

但翳曰谷爾董贊禹功爾後嗣將六出乃娶之姚姓之三女此以益爲舜婦其說亦誕

宋眞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

書曰春秋少陽論語孟子疏亦並引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

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各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

也一說夷齊之父名預字子朝少陽篇未和何書路史怡妻姓也禹有天下

封怍以經烈山是爲墨胎成湯之初析封離支是爲孤竹前漢

郡令支縣有孤竹故地志孤竹古狀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應劭曰伯夷叔齊姓墨胎氏是

也少陽篇云姓墨墨卽墨胎叔齊名智或作致又史記伯夷傳

云隱於首陽山正義謂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漢書注云伯夷歌

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爲是王伯厚謂考之曾子書以爲夷齊死

讀書偶筆 卷之十九

八

於濟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

謂首陽在蒲爲得其實石曼卿詩云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

也此說是也論語首陽之下卽詩唐風首陽之下毛傳云首陽

山名也孔氏正義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李氏樗云亦名

雷首山據地志雷首在河東郡卽今山西平陽府古晉地也本

唐虞故都水經注云在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曾大

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說文云在遼西莊子注云在岐陽西北陸埤謂洛陽之說非是

石林燕語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按諸經所稱如開寺婦寺寺人之類皆奄豎之名故

周禮注寺之言侍也自秦以宦者在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漢人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

府爲九寺故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風俗通曰鴻臚其一也寺可也釋名曰寺廟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本以待四齋賓客明帝時攝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負經

至舍於瑞廬寺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為浮屠之居即
維中白馬寺也僧稱寺本此

知縣非令也而今之縣令統名知縣攷知縣之名始於唐貞觀時

其初尚帶一權字曰知縣集有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是也迨

後縣令關佐官攝令曰知縣事李翱任工部誌文云攝官平尉

知縣事是也宋初州郡多闕官山堂考索云藝祖開基召諸鎮

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縣令選尤假下多為清流所鄙薄每不

得調乃詔吏部選幕職官為知縣宋史言宋初內外所授官多

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監察御史王祐

知魏揚應慶知永濟屯田員外郎于繼微知臨清常參官幸縣

自此自此以後遂罷令而設知縣其實宋時知縣以宋朝官為

之多非專職于慎行筆塵云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

小縣三千戶以下選京官知故知縣與縣令不同以京朝官之

銜知某縣事非外吏也如建隆三年寬甸令侯陟以清

日知錄云宋時結銜曰以某官知某府事唐制京師乃稱府至

為府宋初太宗真宗皆嘗為開封府尹後無繼者乃設權知府

一人以待制以上充崇寧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候手各一

員故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是權知府者所以某官知某州事

以避京尹之名也今地直命之為知府矣

宋敏求曰凡節度州為五品刺史為五品國初曹翰以觀塞

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三品也同品為知州額亭林謂宋初本

有刺史而別設知州以代其權後則罷刺史而專用知州今則

知州大以某官知某縣事以基本非此府此州此縣之正官
而任其事故云然今則直云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明洪武十七
以州之民戶不及三千者皆年八月丙戌
改為縣改者凡三十有七州某縣知縣文復而義舛矣

東坡石鐘山記嚼眩者周景王之無射也攷周景王之無射鑄於

王城敵王稷之洛陽秦滅周移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江東
歷宋齊梁陳時鐘猶在故東魏使魏收踴梁收作聘遊賦云珍
是淫器無射在縣是也至隋開皇九年平陳遷於西京置太常

寺十五年乃毀是則東坡作記時無射之毀纔四百餘年耳隋書

文帝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鐘越二大鼓
十一年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珍禮廢悉命毀之

賈誼新書胎教篇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南方之弧以柳中央

之弧以桑西方之弧以棘北方之弧以棗五弧五分矢東南中

央西北皆三射其四弧餘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

弧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按此與內則桑弧蓬矢六以射

天地四方又微有不同王伯厚云內則國君世子之禮新書王

天子之禮也

讀書偶筆卷之十九

古人非軍中不用鼓吹惟總兵官列營始舉炮奏鼓吹陳蔡徵爲

更部尙書啟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

則知鼓吹非可以濫用也然後魏孝武永熙中詣州鎮各給鼓

吹則不待軍功矣唐自安史之亂邊戍皆得用鼓吹則并不特

州鎮矣然猶用之於武備也明嘉靖後巡撫乃放而行之見王世貞

孤不孤錄攷明景泰六年華陽王友瑒遣千戶齋奏赴京并買喇吧號笛銅鑼等物奉敕切責以爲此行師之具於王何用則

知明初猶守古制也漸而及於布政提學等衙門則又用之文官矣今則

士庶之家婚娶喪祭一切吉凶之禮及佛齋賽會皆用鼓吹習

爲故常非古也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請止絕車牛不許

於天津橋來往明制兩京存街道車牛不許入城蓋防其崩壞也今鄉村石橋

居民多不許人推車以過亦此意

王伯厚云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愚謂古書自漢以前所存者猶或可信若近今所出率多偽為又其甚者如三墳等書貌為古與之辭上誣古聖罪可勝誅乎

說文一書乃字學之祖然流傳日久其中不無錯亂遺脫如說文

無劉字但作鎔吳中趙凡夫宦光明萬曆時人作說文長箋曰按漢書卯金刀

之識王莽傳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

字也光武吉天祝文引識記曰卯金修德為天子公孫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是古未嘗

無劉字也及古印流傳者劉姓不下數十百面並作劉無鎔字說文此類

甚多如無由字以專字當之無免字以絕字當之之類又徐鉉等較定說文前列斌字云

讀書偶筆卷之十九

是俗書顧亭林曰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為斌臣等謹製樂舞名曰章斌之武魏去叔重未遠是古未嘗無斌字也又鉉等定本眸字下云說文直作牟趙凡夫曰詳此則本書雜出衆人之手審矣安得不蕪穢也

古有以一句為一言者有以一字為一言者論語一言以蔽之定

公問一言左傳子太叔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者也秦漢以來

乃有句稱又論語子貢問一言戰國策臣請三言而已矣皆以

一字為一言者也如今詩稱五言七言之類左傳正義謂古者一字與二字並為

一言今則一字為一言三字以上為一句

抱朴子曰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斯蓋有見於建安以後之詩而慨乎其言之也今時殆將無人不

自謂能詩詩集之行於世者汗牛充棟而未有涯也然求其所
謂麗以則者絕少愚以爲盡人能詩不如無詩之爲愈也宋楊
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嘗爲小詩示竇徽徽言今四方僭僞主各
能爲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爲所窺世宗遂不復作詳氏博
聞見後錄云李百之與韓退之孟東野善習之於文退之所敬
也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習之獨無詩退之不議也尹師魯
與歐陽永叔梅望俞善師魯於文永叔所敬也永叔與聖俞唱
酬傾一時師魯獨無詩永叔不議也葉少蘊避暑錄話云祖宗
故事進士廷試第一人及制科一任同必入館然須用人薦且
試而後除進士聲律固其習而制科亦多由進士故皆試詩賦
一篇唯富鄭公以茂材異等起布衣未嘗歷進士既召試乃以

讀書偶筆

卷之十九

主

不能爲詩賦懇辭詔試策論各一白是遂爲故事制科不試詩
賦自富公始至子瞻復不落策而試論三篇顧亭林日知錄云
古人之會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詩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詩
有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盡則亦無庸更續是以虞廷之上臯
陶廣歌而禹益無聞古之聖人不肯爲雷同之辭駢拇之作也
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詩鳴而蕪累之言始多於世
矣避暑錄話云安祿父亦好作詩櫻桃詩云櫻桃一籃子半
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或請以一半寄周贄句
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肯使周贄壓我兒耶此可爲千載一笑

今時欽天監等官多以西洋人爲之蓋西域人最善天文自古已

然唐書泥婆羅國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曆術事天竺國善天文
歷算之術尉賓國遣使進天文經拂菻國六王城門樓中懸一

大金秤以金九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爲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九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閣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王忠文雜集有阿都刺除回回司天少監語曰天文之學其出於西域者約而能精雖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然以其多驗故近代多用之別設官署以掌其職然則西法之善其相傳亦已久矣

日帝堯元載甲辰至今嘉慶元年丙辰凡四千一百五十四年帝堯而上六闕逢無紀廣雅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此誕妄之說先儒疑上古年譜無年而有總數然已不讀書偶筆

卷之十九

十一

可考矣

宋元祐七年二月望月食既王巖叟言漢歷志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日食而復既按元豐八年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日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也愚按月食古人多不甚重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無紀詩十月之交云彼月而食則爲其常然不當既而既爲臣子者猶舉以相戒則君人者可不因天災而自儆乎

荀子云辨六跪二螯大戴云二螯入足以令目驗之戴記良是

蔡

渡江見彭蠡入足二螯以爲蠃烹食之吐下委頓謝尚曰脚讀爾雅不熟後爲勸學死蓋卽指大戴禮勸學篇也其實蟹與蚧

辨其在大小之

辨其入足則同

劉子政博極羣書而紀述多謬誤如說苑所載句踐聘魏時未仲

有魏仲

尼見梁君孟簡子相梁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韓武子出田樂懷子止之

韓氏無武子楚莊王以椒舉為上客椒舉事靈以及楚平之戰城濮

咎躬剛犯之以樂見平公石乞侍坐於屈建楚莊王稱陳不用子

家羈而楚并之介子推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晉靈公送九

層臺荀息聞之皆不同時又如新序所載楚共王逐申侯晉文

公遇樂武子葉公諸梁問樂王對昭奚恤時有司馬子反亦不

同時他如此類甚多蓋子政之學博而未精也大抵諸子百家

攷世代如此者正不可枚舉也傳記之文多不

古人審度以十分為寸而今則以分為權制之名其原蓋起於漢

世然與今時不同今時十釐為一分十分為錢十錢為兩皆始

初所謂新制也由是素百系千以至於萬古人度量皆以十起

詳宋史律歷志漢書偶筆卷之十九兩

十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

為石今人改銖為錢而自兩以上則以百千萬起數是權數亦

自十而積也惟市物間或論而淮南子云十二粟而當一粟十

斤而鈞石之名則已無矣史記大宛傳善十二銖而當

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市賈爭分銖

半兩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陶

隱居名醫別錄又云古稱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當作

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李杲曰今之四分為一兩亦二十四十

六兩為一斤如淮南子說則積二百八十八分為一兩較今時

之百分為兩者則已輕如陶隱居說則以今時之二錢半為分

又已重蓋自唐以前權無定制隨時而更至宋太宗消化間新

制既定中外以為便而毫釐分錢兩十百千萬等數皆自十而

積遂為不易之良法矣

唐世取士之典始重士以由科舉出身者為榮往往位至宰相其

制舉之名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宋制科

四十人至宰相者止富弼一人宋時制科謂之大科葉祖洽傳

韓公初游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太宗歲設大科邵氏間見錄富

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中興復制科又止李厚一

人宋馬永卿言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至有

一榜得宰相數人者其間名臣不可勝數蓋當時崇尚進士

故獨盛于明無制科以一甲三人為榮唐時一甲二人謂之

諸科云中擇一美少年陪宴謂之探花宋以後始以一甲三人為制矣

儒林公議言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前皆出京郡符選擢榮速

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轂爾後狀元

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為當得之也每殿廷臚

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

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今代狀元及第之榮一甲倫

林之授權與于此矣狀元八十六人人相者自胡廣至魏藻德凡十七人

榜眼探花入相者自楊榮至傅冠凡三十人共四十七人

讀書偶筆

卷之十九

漢成帝綏和元年封孔吉為殷紹嘉侯巨衡梅福以為宜

始元年封孔均為褒成侯光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

成侯子損嗣承元四年徙封褒亭侯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羨

為宗聖侯晉時封二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延興三年

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辛魯親祠孔

子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為崇聖侯北齊封三十一世孫為恭聖

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煬帝改封紹聖侯唐貞

觀十一年封裔孫德倫為褒聖侯開元二十七年以孔子後為

文宣公宋太平興國二年孔宜襲封文宣公至和二年祖無擇

言不可以祖謚加後嗣詔封宗愿為衍聖公衍聖之名始於此

今世襲

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後魏太和

十六年謚孔子曰文聖尼父唐貞觀二年升孔子為先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十一年尊為宣父武后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議傳文宣
王宋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嘉靖十一年改至聖先師
至聖元成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嘉靖十一年改至聖先師
孔子今仍之又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章帝元和
二年至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
氏男子六十二人安帝延光三年祠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
梁天監四年初立孔子廟唐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廟貞觀
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宋理宗淳祐元年以周程張朱五
子從祀度宗成淳三年以顏曾思孟四子配享明嘉靖十一年
議聖廟祀典易孔子像為木主改大成殿為先師廟定復聖宗
聖述聖亞聖四配之位及東西十哲之位又定東西廡從祀先
賢先儒之位不用公侯伯爵號後皆因之國朝康熙五十
一年升朱子於十哲之次雍正元年封孔子
五代王爵乾隆元年升有子於十哲之次

讀書偶筆 卷之一 九

夫

雜錄

夏殷以前子孫不諱祖父之名周制方諱然亦無生而稱諱者左

傳云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注云生者不相辟名是

也注謂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而公漢書

羊傳以石惡為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乎

宣帝詔曰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生而稱諱自

此始至晉以下並諱嫌名日知錄云晉羊祜為都督荊州諸軍

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此諱嫌名之始也又後魏地刑志天水

郡上郡縣犯太龍諱改為上封魏太祖名珪是亦諱嫌名也

速唐世忌諱愈繁凡人君嫌名皆諱宋承唐制於嫌名字皆避

同之字皆不收朱子周易本義姤卦下以改為姤作故為遇避

高宗嫌名也金章宗泰和元年七月己巳初禁廟諱同音字蓋

亦倣宋制至明代不諱嫌名而建文亦作年號矣

至如李賀父名晉肅遂以賀舉進士

為非有是理乎昌黎一辨有關世道人必不淺按舊史以昌黎

為紕繆然攷賈曾傳云拜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諱者

為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名首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又諱宗紀咸通二年八月申書舍人衛洙奏狀稱蒙恩除授滑

州刺史官號內一字與臣家諱音同請改授閔官勅曰嫌名不

諱音在禮文成命已行固難依諱音在禮文成命已行固難依

讀書偶筆卷之二十

諱

諱者禮文成命已行固難依

今人每於生日開筵召客或賦詩稱祝相習成風各處皆然其土

庶之家猶以十年為率居官者或歲以為常攷之漢魏以前初

無此俗顏氏家訓言江南風俗兒生一替為制新衣盥浴裝飾

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

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為試兒親表聚

集因成宴會此即所謂湯餅會也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

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魏晉間人以父亡爲孤露或謂之偏露其日皆爲供

頓酬賜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元帝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

載誕之辰嘗設齋講自阮脩容元帝薨後此事亦絕是則生日

之制起於齊梁之間唐宋以後乃益崇飾然守禮之士猶或非

之唐韋綬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載誕節請以是日百官詣光順

門賀太后然後上皇帝壽宰臣奏古無生日稱賀之儀事遂寢

明歸震川每爲人作壽序輒言古無此理近吳中風俗尤尙其

事云顧亭林自言昔年流寓薊門生日有致餽者答書云小弁

之逐子始說我辰哀郢之放臣乃言初度斯亦解頤之論已昔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十二月癸未上謂司徒長孫無忌等曰今

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翻成傷悲詩云哀哀父母生

讀書偶筆卷之二十

二

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唐書明洪

武五年八月庚辰罷天下進賀聖節上曰昔唐太宗謂生辰是

父母劬勞之日况朕皇考皇妣早逝每於是日不勝悲悼忍受

天下賀乎宜皆罷之自是每聖節之日齋居素食不受朝賀唐太

錄此與唐元宗之千秋節肅宗之天成地平節自是文宗爲慶

陽節宣宗爲壽昌節懿宗爲延慶節僖宗爲德天節昭宗爲嘉會節哀帝爲乾和節受獻賦詩賜醕齋醮

者異矣余家先世生日乃齋蓋亦有劬勞之念焉嗚呼興言及

此當亦反本脩古不忘其所由生矣

今人多以清明前日上墳墓又多燒紙錢等物謂之冥財蓋始於

唐開元中舊唐書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爲常式

又開元二十六年王璵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封氏

記謂紙錢魏晉以來已有之今自王公至士庶無不用之按封氏名號唐德宗時人然亦由來有漸漢承

秦制諸陵皆有園寢明帝時有上陵之禮祭邕議以爲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已是定時致祭之漸失文公謂漢祭河用寓龍

寓馬以木爲之此已是紙錢之漸歐陽公五代史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其實野祭紙錢不自五代始也特五代時

此風尤盛耳唐范傳正謂唯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宋

呂南公爲文頌錢鄧州不燒楮鏹此足以起沈綱之習張籍北邙行云

寒食家家送紙錢趙元鎮寒食書事詩云上塚亦携羅老家高珪清明日詩云清明祭掃名紛紛又云紙灰飛作白蝴蝶此野祭紙錢之平語咏歌者嗟乎習俗移人賢者不免

上塚祭掃猶吾志也紙灰之飛徒作蝴蝶觀已哉

今人始居喪有七七之期其說始見於北史再見於北齊書孫靈

暉傳萬季野以爲不知始於何王之世顧亭林謂七七之奠本

讀書偶筆 卷之二十

三

於易七日來復是以喪期五五漢人喪服之制謂之五五堂已令費鳳碑曰菲五五窆杖其木

除巴邨太守樊敏碑曰遭離母憂五五斷仁背指喪期也齋期七七皆易數也又引戴記皇

復之禮以爲緣起全謝山駁之云臯復之禮始死升屋而號豈

有行之四十九日之久者乎愚按顧說實非七七之奠蓋道家

之說必非三代盛時之制故李文公作楊垂去佛齋說皇甫持

正作韓公神道碑銘皆力斥之世人不察相仍其制而吾儒乃

復曲爲之說可乎亭林說初刻日知錄八卷中有之晚年更定則芟之矣蓋亦自知其說之非也

三教儒與釋道並稱然儒之由來最久釋道至漢魏以後乃盛韓

子原道云不入於老則入於佛所謂佛者卽釋教也所謂老者

卽道教也但道家既宗老子則是道教雖盛於漢而其原實始

於周矣胡三省謂道家雖宗老子而西漢以前未嘗以道士自

名至東漢始有張道陵子吉等愚按樓觀本記謂周穆王因尹
真人草樓之觀召逸人居之謂之道士平王東遷置七人其說
固不可信而史漢兩書所稱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天道將軍非
漢武之所尊而崇之者與冠以天地繫以將軍奚止以道士稱
也嗚呼異端也而稱爲道士晉宋間佛學初行未有僧稱而通
曰道人至宋崇寧間又改僧爲德士以道德之名而加之佛老
無怪乎儒術之衰也

佛稱牟尼沙門稱比丘女沙門
稱比丘尼皆謂德同孔子也

文昌帝君之祭蓋始於元之袁清容事見袁尙寶符臺集然其說
必有所託漢鄭康成解周禮大宗伯之司命以爲文昌第四星
之神而祭法又有司命之神列在七祀文昌之祀蓋託於此今
乃盛行於世或以爲梓潼人攷梓潼神名亞子姚萇至蜀憩梓

潼書偶筆

卷之二十

四

潼嶺神衣布衣道旁自言張惡子後萇稱帝長安遂立廟梓潼
嶺上非帝君也而或以張仙爲文昌星所化因誤以梓潼神爲

文昌帝君神號又有十七世輪迴之說且惑於司命之目以文
昌之神爲督察三命之神

三命之說見孝經緯授神契
康成解祭法司命用共說

遂流入

於仙佛之說并傳其所爲陰陽文一篇家傳戶誦且以是爲科
舉功名之所升降

葉石林崖下放言記蜀有二舉人行至劍門
長惡子廟夜泊各夢諸神預作來歲狀元賦

甚靈異然則梓潼之顯靈於科目宋於是文昌之祀雖士大夫

有其事而後人或因此而傳會也

於是文昌之祀雖士大夫

有不免焉

元時有祀於學校者明宏治中尙書周洪謨等議祀
典以爲梓潼顯靈於蜀廟食其地爲宜文昌六星與

之無涉宜

勅罷去 甚至四書五經或可不讀而陰陽之文則敬禮之且

刊布之以爲求福之術嗟夫士大夫有志於善則亦反經而已
矣經正而庶民興其爲善也大矣不然陰陽之文何人不讀而

何邪惡之多也

朱仲培曰化寺碑云道書稱帝君之神在周爲張仲在晉爲涼王昌光五代爲蜀主孟和張仲

世遠勿論若祀之所能打我走馬而已至昌光史議其不好讀書則於義何居焉

今時鄉曲多建楊令公祠不知始於何時據大明一統志承樂中命儒臣

纂天下輿地書至天順五密雲縣古北口有楊令公祠祀宋楊年乃成賜名大明一統志

業後人多承其說密雲縣志成靈廟古北口北門外一里祀宋贈太尉大將軍節度使楊公成化十八年

禮部尚書周洪範記引宋史楊業傳全文豐潤縣志令公村在縣西十五里宋楊業屯兵拒遠於此有功故名並承一統志之說

而顧亭林日知錄謂業生平未嘗至燕古北口又在燕東北

二百餘里地屬契丹已久業安得至此宋史楊業傳契丹入雁門業領麾下數千騎自

雲州觀察使然則傳所言北口乃雁門之北口其地在今山西

非直隸密雲之古北口也傳又云契丹復陷寰州王先令業趨

雁門北川業指帥家谷口日諸君於此張步兵強弩爲左右翼

以援後業力戰至谷口望見無人即削膺大勳再率帳下土力

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人馬重傷不能進爲

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遼聖宗統和四年七月丙子樞密

使斜軫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耶律斜軫傳繼業敗走至狼

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飛矢所中被擒然則古北口之楊令公

祠不得謂祀楊業矣但古人祀典凡以死勤事則祀之原不拘

於其地如關壯繆之祠且徧於天下焉則又安知流俗相傳如

密雲縣古北口之楊令公祠不真祀楊業耶今察源亦有楊令公祠業豈曾至

源第作志者必謂楊公屯兵拒遠於此則鑿矣

今人事佛甚謹宮室之闕麗佛相之尊嚴莫可名狀竊以爲佛既

無益於民而且有害於國國用日虛民生日蹙皆由於此宋明

故第爲涵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

安太守崇尙之罷郡入見上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

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恩傳倒曰此皆百姓賣兒貼

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憫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昔

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賜予多用黃金如文帝賜周勃金

五千斤武帝以公

讀書偶筆卷之二十

主妻藥大齋金萬斤衛青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宣帝賜霍光

金七千斤昭烈得益州賜諸葛亮等金各五百斤是多用黃金

也而後代遂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

賤杜鎬此言蓋切中當時之弊也攷魏書釋老志與光元年勅

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爲大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

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

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百斤唐書敬宗紀詔度支進

銅三千斤金薄十萬翻修清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障五代史

閩世家王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

尊太上老君像宋眞宗作玉清昭應宮崇棋檟楹全以金飾所

費鉅億萬元史世祖本紀建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

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又言繕寫金

字藏經凡糜金二千二百四十四兩

元時佛教最盛耗費最

歷代所載杜鎬之言信而有徵矣蓋器用服御諸物其耗金猶

淺而獨於佛事爲甚昔人所謂金一爲箔無復再遣元者是也

故南齊書武帝紀禁不得以金銀爲箔宋史仁宗紀康定元年

八月戊戌禁以金箔飾佛像元史泰定帝紀泰定二年七月庚

午以國用不足罷書金字藏經嗣後遞申銷金之禁然終不能

革也余嘗至浙江杭州淨慈寺見所奉五百尊羅漢居民盡以

黃金飾之其費又不知凡幾矣大抵前代所禁不能正本清原

使佛法不行於世而徒治之於飾佛之具其勢有所不可也致

讀書偶筆卷之二十

六

甚詳見元史茲不備載觀

使金價日增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是金一兩纔直錢六百也後魏贖罪以金難得令金一兩收絹十匹則價漸貴矣元史白金一兩赤金一錢則金十倍於銀矣明洪武初金一兩當銀四兩折收稅糧則金一兩當銀五兩承梁

中金每兩當銀七兩五錢萬惡中赤金七入換崇禎國用虛而

民生蹙而所謂佛者未聞引手一援之也悲夫通鑑周世宗顯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監採銅鑄錢凡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

給其直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

日猶拾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夫銅佛所費無幾而仁主猶惻然動恤民之念而不憚毀之况所謂金身者哉

漢時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

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

養諸賞賜見桓譚新論此漢用財之大畧也何義門謂漢無養兵之

費故至賦有餘羨誠然然亦只是文景宣成之世耳若孝武之

備匈奴府藏不至空虛者幾希矣後世自魏晉以下國用大抵

半耗於吏半耗於兵而黎民坐受其困則又有不忍言者

讀書偶筆卷之二十

西京雜記葛洪家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荀

悅申鑒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王應麟謂漢

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

為女史之任義門云明亦有內起居注毛傳所謂女史彤管之法也又引中說記註輿而

史道誣矣謂註當作注記注如漢晉以後起居注之類虛美隱

惡史無直筆故曰誣阮逸謂記註若裴松之註三國志非也閻百詩云按隋經籍

志謂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

之副也然則起居注之由來者漸已唐太宗通曉古典尤重記注之職蘇冕言貞觀中每

日朝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為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惟

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甫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問機務因為故事至武后時姚

璿作相始為時考記

宋徽宗政和三年倣周人王姬之號故公主謂之帝姬宋史公殊

不知姬本周姓故王女謂之王姬其同姓之國女亦稱姬春秋

姬叔姬非所施於他族也葉少蘊避暑錄話云周女言姬猶宋

言子齊言姜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為婦人之名故史記言

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之類固已

失矣注漢書者見其言薄姬虞姬戚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

又以為眾妾之稱近世言妾者遂皆為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

是今謂宗女為姬亦因詩言王姬之誤

宋史楊時傳時見程頤於洛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

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又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

辭曰為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於門側上漏旁穿

讀書偶筆 卷之二十

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處安焉如

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此二事相類上蔡事見

周益公謂銘墓三代有之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于墓銅槃

愚謂銅槃未必真是比于墓銘世遠年湮何從考實張華博物

志載西漢南宮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葬銘又宋世相傳有崑

子玉書張衡碑銘蔡伯喈亦為郭有道碑銘墓之有銘當起自

漢世中漢誌墓初猶或以為始於宋以宋元嘉中顏延之為或

以為始於晉以宋得司馬越女氣銘隋皆非也顧亭林日知錄

駁檀弓太公五世反葬於周之說引水經注淄水下有胡公陵

葬於周愚謂亭林駁檀弓說則是但胡公銅棺隸書處恐未足

信且當時安得有隸書也又明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

曾子墓有漁者陷人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此亦荒誕之說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

隋書食貨志梁大同後自破錢以末錢以十為百名曰長錢中

大開元年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

遂以三十唐末以八十五為陌

昭宗末京師以八十五為陌洵紀天祐二年四月丙辰勅河南府自今市肆

交易並以八十五文為陌不得更有改移

後唐天成又減其

五漢隱帝時主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宋史言宋初凡輸

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為陌太平興國中詔所在以七十七

為陌金史言大定中民間以八十為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

之長錢大名男子幹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

為陌遂為定制明季京師錢至以三十為陌今各處鄉俗有用

讀書偶筆

卷之二十

足百者有止用七十四者有止用七十者固無定制矣

又如古

尺為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而今人步弓有七尺六尺五尺之

不同其計畝之法有一千二百步為一畝者有七百二十步為

一畝者有三百六十步為一畝者有二

百四十步為一畝者所謂工不信度也

古人行禮止是一拜再拜雖臣之於君亦止再拜稽首唯左傳韓

之戰秦獲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楚語激舉遇蔡聲子降三拜

納其乘馬皆以三拜然此是情之迫切非禮之常也戰國策蘇

秦路過雒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

黃庭經十說四

拜朝太上然因謝罪而加拜亦非禮之常也漢魏已下拜禮日繁周

書宣帝紀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後代變而彌增則有四

拜唐李浩刊誤曰夫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

今代婦謁姑嫜其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跪獻衣服

文史承其筐篚則跪而受之常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耳是唐時有四拜之禮也大明會典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其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是四拜唯於尊者行之而當時上書於尊者動稱百拜

樂記云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百拜字始見于此注云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徐伯魯云按前飲酒禮無百拜此特甚言通計一席之間賓王交拜迨至於百也尤屬無謂故洪武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實禮

其定爲儀式令人遵守於是禮部定儀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

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咨書答卑幼與尊長則曰家書檄復尊長與卑幼則曰書付某人

朝臣不正則衆議沸騰宋時蘇神架適人謂草頭木脚陷人倒卓

讀書偶筆

卷之二十

十一

薛極胡梁人謂草頭古天下苦皆以其姓字相詬詈雖下詘上

爲非禮而爲上者抑亦可以自克矣但臣之邪正又在乎爲君

者之端其本紹興間李諧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於宣帝

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於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

按舊唐書良吏上下

四十一人酷吏而出於武德貞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

出於武后之時者亦半蓋吏治亦視乎上之趣嚮也九經言尊

賢而先以修身此推木之論

今時陋俗婦人死或無親生子其外家輒來請立墓田以供祭掃

之用士大夫家多不之許其不識義理者輒許之此殊非禮古

者凡姑姊妹之喪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

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

之蓋以婦人成於外族其本親不得與焉故也夫喪尚弗主而况於祭乎後魏明元貴嬪杜氏魏郡鄴人生世祖及卽位追尊爲穆皇后配享太廟又立后廟於鄴高宗時相州刺史高閻表修后廟詔曰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姒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此可謂達於禮矣不然使姪得立姑祀李唐之天下幾何其不尊於武氏子哉

武后欲立武承嗣及三思爲太子以狄仁傑諫遂無耐始於廟乃止

同考試官各房分經始於宋理宗紹定二年

見宋史

至明代遞有更

改顧氏日知錄云今制會試用考試官二員總裁同考試官十入員分閱五經謂之十八房嘉靖末年詩五房易書各四房春

秋禮記各二房止十七房萬曆庚辰癸未二科以易卷多添一

讀書偶筆卷之二十

十一

房減書一房仍止十七房至丙戌書易卷並多仍復書爲四房

始爲十八房至丙辰又添易詩各一房爲二十房天啟乙丑易

詩仍各五房書三房春秋禮記各一房爲十五房崇禎戊辰復

爲二十房辛未易詩仍各五房爲十八房癸未復爲二十房今

人概稱爲十八房云愚按今時會試及順天江南鄉試同考官

並止十八房其他省減殺各有差等無二十房者至會試及順

天鄉試總裁則或用三人或用四人又不止二員唯外省鄉試

考官止用二員其同考分房自乾隆戊申科爲始鄉會兩試輪

用五經

戊申鄉試用詩經己酉會試用書經其年秋鄉試至癸

用五經用易經庚戌會試用禮記至壬子鄉試用春秋

丑會試而五經並用自是鄉會並試五經

按康熙四十一年部議鄉會試準許作五

經文自是亦有兼習五經者時四書經義並在首場共作二十

三篇頗爲難能故易中式然文率淺薄多無足觀前明惟洪武

二十二年閩人黃文忠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達式取旨特
第一免會試授刑部主事崇禎甲戌會試有顏茂猷者年二十
三篇奉旨特賜中式及殿試第二甲第二名賜進士出身是後
丁丑科則有江西揭重熙癸未則浙江蕭貞良馮元燾不過數
人而無各房分經例矣故往年十八魁中鄉試榜首謂之解元
其五名前謂之經元以分經第六名謂之亞元謂黃亞於十八
名前並謂之經魁或稱魁元以其為各房首卷也自戊申以後除解元外

其十八名中並止合稱魁元矣夫科舉之法至於五經並用此
亦敦崇經學之至意應試之士豈無明經稽古足副科舉得人
之實者乎乃或謂入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二十一史廢
此亦有激之言未足以概天下士矣

經義取士之制始行於宋神宗時而創立此法者王安石也王安石

經義之法命呂惠卿及其子王雱等為之宋史神宗熙寧四年
二月丁巳朔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命申書
讀書偶筆卷之二十

式頒行然後宋史徐禧傳神宗見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經

術變士十已八九然竊襲人之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

則神宗亦知經義之弊矣陳後山談叢言荆公經義行舉子專

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荆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

變秀才為學究也則安石亦自悔其用經義矣虛無之學敗壞

人才陳公輔亦謂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然歷元迄

而習其所為三經新義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

明至今相沿不改間亦拔得真才故遂為不易之法但當時經

義與今之所謂時文不同大畧舉其疑義為問以觀其學識耳

元制有四書疑本經疑明初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

科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
道第三場策一道而四書疑問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二節孟子道在爾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書所言平

天下大指同異則非如今之八股矣八股之名始於成化以後至十七年命

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

第二場論一道詔語表內科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場經史策五

道遂爲定制 國朝順治初試藝悉因明舊康熙二年九月停

止八股文章以策論取士試止二場初試時務策五道再試四

書五經論各一道表一道判五道甲辰丙午丁未鄉會俱遵新

制七年七月復准禮部酌復舊章之議仍以八股文章考試制

仍舊嗣後有兼取五經及作詔語之制至乾隆二十一年定鄉

試第一場止試四書文三篇第二場經文四篇第三場策五道

其論表判等項概行刪省至會試第二場經文外加表文一道

讀書偶筆

卷之二十

三

二十二年又改會試第二場表文爲五言八韻唐律一首二十

四年并鄉試二場亦用排律尋又於頭場加性理論一道四十

七年八月又改二場律詩一首移置頭場制藝之後卽以頭場

之性理論移二場經文之後至五十八年癸丑會試五經並用

而第二場又改用經義五篇除去性理論矣

唐時對策舉子寫題於試卷故策題甚備宋初亦然英宗時舉賢

良方正蔣之奇對策失書問目報罷熙寧以後乃不復寫題而

策題又失之繁咸淳德祐間策問并有數千言者我朝初年

頗仍繁冗邇來 功令策題不得過三百字真得其要領矣

今時應童子試者多 醫父母喪服宋真宗天禧中考事覺則託爲試者有匿服之禁

出繼以降服子自解此雖身習儒業豈復尚有人心哉昔後唐

明宗天成三年閏八月滑州掌書記孟昶母憂大理寺斷流奉敕朕以允從人望嗣守帝國政必究於化源道每先於德本貴持國法以正人倫孟昶身被儒冠職居賓幕比資舊置以贊盤維而乃都味操修但貪榮祿匿母喪而不舉爲人子以何堪瀆汚時風敗傷名教五刑是重十惡難寬將復投荒無如去世可賜自盡其觀察使判官錄事參軍失於糾察各有殿罰此亦可謂以孝治天下者矣夫衆之本教曰孝而禮者君之大柄也以此坊民民猶昔死忘生者衆

糊名謄錄諸法並始於宋眞宗時陸放翁老學菴筆記云本朝進

士初亦如唐制兼採時望眞廟時周安惠公起建糊名法

宋史李詒傳舉進士眞宗聞其至孝一切以程文爲去畱此則糊名所自

讀書偶筆卷之二十

古

始也其謄錄諸法皆起於陳彭年宋史陳彭年傳言景德中彭年與晁迥同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考試條式眞宗命彭年與戚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閑其所取者不復選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此則關防之設

自彭年始也

宋白傳言初陳彭年舉進士程俊書榜主司自知其爲人黜落之彭年恨焉後居近侍爲貢

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爲白設也又王旦傳言翰林學士陳彭年呈政府利場條目旦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

進士彭年自後范仲淹蘇頌輩並欲罷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皇恐而退

先考其素行以漸復兩漢選舉之舊然卒不果行故糊名謄錄

諸法遂相沿至今永爲定制矣使於此而一旦革之又恐數百年之士習文風日趨於奔競也故不如仍舊貫爲善

唐楊復恭謂昭宗爲門生天子今人稱狀頭爲天子門生皆可笑

王者無外天子無私故天王不言出春秋書曰天王出居于鄭
外辭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
有其室也安有所謂門生哉

韓昌黎祭鱷魚而是夕有暴風震雷起於水中數日水盡潤西徙
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蓋感之以誠也

西陽雜俎載李彥佐索詔河伯事與

此類歐文忠公作陳文惠公神道碑云潮州惡溪鱷魚食人不可

近公命捕得鳴鼓於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潮人歎曰昔

韓公諭鱷而聽令公戮鱷而懼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

又明初潮州鱷魚復來夏侍郎元吉令漁舟五百隻各載礮以
以擊鼓爲令聞鼓聲漁入齊覆其舟奔竄遠避少頃如山崩龍

戰至暮寂然無聲鱷魚種類皆死於海濱矣此事與韓陳二公

讀書偶筆卷之二十

五

所爲雖異其能爲潮之人除患則一也後之爲民牧者遇此等

事苟非誠能動物亦法夏公所爲可耳

明永樂時蘇州有水怪蓋蛟蜃之類善崩岸壞

民田遭夏元吉治之用壺涿氏之法令民以百十舟載石舟各

有鼓同時燒石投水水沸騰復擊鼓以駭之其怪遂死與此事

類相

吾鄉習俗兒童入學以當三五七歲不用偶年攷北史李繪六歲

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之忌已見於此又今時俗

以正五九月不宜上任雲麓漫鈔云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

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唐

太宗崇其教

按高宗武德二年已有詔正五九月不得行刑禁屠殺

故正五九月不食葷

百官不支羊錢其後因此遂不上官然攷南齊書張融傳倉曹

以正月俗人所忌北齊書宋景業傳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

官犯之終於其位則此忌不始於唐矣又唐開元二十二年十月敕曰道家三元誠有科誠自今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十三至十五兼宜禁肉料此又道家之說今人所謂三官齋蓋本此蓋古人多拘於避忌祖君彥機云光武不隔於反支據王符潛夫論則明帝事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戊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則又不止于卯之忌矣隨文帝惡隨字爲走乃去之成隋字殊不知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隨從是是安步也而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卽此可見避忌者之陋

史記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王秦者胡也讖記之興蓋始於此然天下之禍患每出於所不及避

讀書偶筆卷之二十

七

始皇備匈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漢武殺中都官詔獄繫者而卽帝位者皇曾孫病已符生殺魚遵而代生者東海王堅宋廢帝欲南巡湘中而代子業者湘東王彧齊神武惡見沙門而亡高者宇文周武殺紇豆愷而篡周者楊堅隋煬族李渾而禪隋者李淵唐太宗誅李君羨而革唐者武后周世宗疑張永德而繼周者宋太祖元之興也術者謂日月並行其國方滅而不知未及百年大明嗣興然則讖緯雖驗究奚益哉魏高祖太和九年詔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自漢以後凡世人所傳帝王易姓受命之說一切附之孔子如沙邱之亡卯金之興皆謂夫子前知而預爲之讖也舊唐書王世充傳世充將謀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名充大悅據此則閉房記者大凡

各讖版數者但今託之李淳風卽今之推背圖一皆焚之置

者以大辟論自是識緯之書存其蓋寡而識緯之說則歷代終莫能革也

漢之黨錮唐宋以來之朋黨雖邪正各殊然於君子和而不同之

義皆未必有合也王伯厚云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

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所以和也斯言也可與論朋黨

古人服官間亦有以字行者然必有故如南朝王敬宏王仲德王

景文謝景仁北朝蕭世怡李元操之輩皆名犯帝諱即以字行

不復更名宋禧叔茂張叔茂名與太和諱同以字行通鑑大同二年時人多以字行蓋史皆因之周章叔裕字孝寬

亦以字行若唐太宗時如封德彝倫房元齡喬高士廉倫尉遲敬德

恭頤師古籀輩並以字為名者顧亭林云蓋因天子常稱臣下

之字故爾飛高亮曰吾不知子房是稱張良以字也景帝以

讀書偶筆

下人主故其臣多不呼名其為堂陛之間未甚濶絕君臣而有朋友之一後

世所不能及矣

日知錄言古人取名連姓為義者絕少近代人命名如陳王道張

四維呂調陽馬負圖之類榜目一出則此等姓名幾居其半不

知始自何年嘗讀通鑑至五代後漢有魏州伶人靖邊庭胡身

之注曰靖姓也優伶之名與姓通取一義所以為諱也靖邊庭亦見宋

史田欽考之自唐以來如黃幡綽雲朝霞唐書魏鏡新唐五代

官羅衣輕官傳遠史伶之輩皆載之史書益信其言之有據也以士

大夫而效伶人之命名則自嘉靖以來然矣愚按宋時有王化

基韓晉卿等史書皆為立傳然則士大夫取名連姓為義者自

宋時已肇其端特至有明之季而益盛耳

昔人謂五經無豆字唯籩豆相豆豆皆稱菽戰國策張儀說韓王

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菹羹姚宏註曰史記作飯菽而麥下文

亦作菽古人但稱菽漢以後方謂之豆顧亭林謂本草有赤小

豆大豆本草不皆神農所作越絕書丙貴之戶曰赤豆為下物

石五十已實之戶曰大豆為下物石二十越絕書亦非子貢所

作惟漢書揚惲傳云種一頃豆落而為其愚按禮記投壺為云壺中實小豆為為其

矢之躍而出也則五經中未嘗無豆字矣投壺之文近古恐

宋神宗元豐七年詔封韓愈為昌黎伯從祀孔子廟庭世皆以昌

黎為今直隸永平府昌黎縣非也日知錄云韓文公多自稱昌

黎唐書載韓氏世系則云漢弓高侯頽當裔孫世居潁川徙安

定武安常山九門而生安定桓王茂為公之六世祖與昌黎之

韓支必各別故五儒以為公之自稱本其郡望宋封公為昌黎

伯亦是取耳至如韓長鸞建封昌黎王韓擇木封昌黎伯

讀書偶筆

韓偓封昌黎比若昌黎之韓最著於魏如麒麟顯宗明

言其為昌黎韓人又非今之昌黎也郭造卿永平志韓昌黎

五詳見然則文公之沒二百六十年而始封昌黎伯又一百六

年而始立今之昌黎縣遠太祖以定州府戶置營州鄰海軍其

為昌黎相沿至今在永平府城東南七十里以金之縣而合宋之封遂謂文公為此

縣之人其亦未之攷矣今文公世襲子孫為河南懷慶府孟縣人

北齊書有魏甯者善推祿命武成親試之以己生年月託為異人

以問甯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六驚曰是我甯變詞曰若帝

王又當別論未幾武成崩是則祿命之說由來已久唐貞觀十

五年太宗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陰陽雜書有祿命一家韓文

公作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莫誥銘云君最深於五行書以

持韓退之金數斤去曰此補墓也

不若與劉君為壽

愈不能止

唐書亦載此事劉正勳祭韓昌黎文云公鼎侯碑志隨表

字之真輩金如此

則韓昌黎

亦受人潤筆之貴矣裴度辟皇甫湜為判官度將立寺碑求文

於白居易湜請為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贈甚厚湜怒曰碑字

三千字三纒何遇我薄耶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是作

文受酬又計其厚薄矣白樂天與元微之至交白作元誌銘潤

筆亦至五六十萬宋時至有晉潤筆者

太宗嘗定潤筆錢數

戒菴漫筆載

唐子畏

伯虎

有一巨冊目錄所作文薄面題曰利市是又因以

為利也正時袁簡齋為人作文必計酬謝有厚贈至數千金者

其利

大也

王阮亭自言生平為人家作碑版文字多矣惟交德李氏楊孟載手書翁菴集一節相

大猶

也

葉少

歙州硯久無

所謂羅文眉子者不復

龍尾

坐拒墨與凡石無異歐文忠作硯譜推歙石在端

石上世多不然之蓋各因所見爾方文忠時二地舊石尚

公所有適歛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愚謂歙石固難得良者但

葉氏謂龍尾石捍堅拒墨尤永盡然蓋由宦吾鄉者多購求佳

石而石工輒取他石及龍尾石之不可用者以代之故或謂歙

石不如端石耳余家舊藏龍尾硯五六枚羅文眉子各二皆溫

潤發墨勝於端溪歐公所推或不誣也石林所見倘亦歙石之

不良者耶

古人用璽如今之印章古者善

共用之秦以來璽始用玉又唯

天子有之臣下莫敢用唐又改

制不知起於何時

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工相生虧亥死三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正時百不失一二學者就傳其法云云故今人言祿命者皆昉於唐之李虛中然魏寧僅推年月呂才祿命書及李虛中所推亦止言年月日至徐子平乃推年月日時謝肇湖五雜俎言自宋而後今江西人多精此術間有乃并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驗者然大抵如韓昌黎所云初若可取卒然失之甚至有式推一命而彼此異說一人推之而前後異說亦可識其術之不足信矣呂才敘祿命書云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既卒未聞其犯三刑南陽貴士河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其命者胎而天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時人以爲確論

即文莊

云世俗親友來弔其孝子必具衰經絮造其

門謂

喪者燥然

奔走道塗信宿旅次甚至

讀書

旬

無有也愚

子之禮古亦有之士喪禮

日成

及衆賓請往拜謝弔也既夕記云主人乘惡

車注謂夫君命及衆賓所乘也檀弓云喪公弔之必有珥者此皆是指往拜言但未必如今之信宿旅次浹旬彌月耳

韻學始於沈約約之四聲猶雷古之遺音故邵子亦稱其爲知道

以其始於一東合口之音終於十五咸閉口之音韻書有四聲有五音四聲

謂平上去入五音如喉齒牙舌唇及合口開有五音四聲口齊齒啟唇提口開口卷舌上舌諸呼法是陰陽闔闢始終

之道其分一東二冬皆有深意今人多不識其旨矣按隋經籍志晉有

諒撰四聲韻林二十八卷然則平上去入四聲不自沈約始矣今沈韻久已無傳所用者皆元時陰氏書耳

作文潤筆蓋始於漢世賦曰純兮疑以爲始於蔡邕之禪誅自是

習爲故事雖端人正士亦不免焉子高子齊魯二生曰劉又

世本云魯昭公始作璽然攷周禮

傳委武子使公冷問璽書追而與之則前此已有璽矣運斗樞

云舜為天子黃龍負璽說雖不可信然非始於昭公明矣後周

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為驗

今時經書多用小板蓋始於劉原父葉氏過庭錄曰原父初為窮

經之學寢食坐卧雖謁客未嘗不以六經自隨蠅頭細書為一

編置夾袋中人或效之後書者遂為雕板世傳夾袋六經是

也石林葉氏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書

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讐校故往往皆有善本受唐

明宗時馮道始奏請官鑿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官前後

漢代不為壽印自是書籍刊鑿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

意

